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三

宋王之望撰

啓

除權戶部侍郎川陝宣諭使謝宰相啓

奏蜀計以歸班方趨名節貳民曹而諭旨就拜除書辭  
避莫伸凌兢罔措伏念某幼專儒學初乏吏能偶不棄  
於明時遂寢更於煩使關山萬里幾為莊舄之吟塵土  
一官久失邯鄲之步陞華月士總賦坤維適丁用武之

難粗免乏興之責中緣抱疾數懇奉祠賜環已戒於趣  
塗出綽遽驚於即授名參從橐朝宗輟江漢之行身擁  
使輶捫歷跨井參之分被寵靈而特異仰造化以知歸  
此蓋伏遇某官大度包荒至仁恤遠闡尊主庇民之畧  
行拔賢進善之心鎮靜物情掩風流於江左陶成士類  
憫留滯於周南遂俾哀蹤亦叨重寄某敢不更堅晚節  
益勵孤忠陳力無堪曷展驅馳之效投閒有請終希袂  
北之恩



與田太尉啓

叨膺宸命濫假使權入封部以云初修緘滕而敢後恭  
惟某官龍韜妙畧燕領雄姿冠毅勇於三軍擅功名於  
一世視儀政路已隆節制之尊孚號廷紳行秉樞機之  
重眷惟䟽冗雅荷照知致忝冒以如斯實吹噓之有自  
星軺承乏顧綿力以何堪玉帳宣威庶餘光之可借歲  
華向晚鈞履具宜冀益謹於保綏用仰承於注倚

賀劉舍人啓

螭坳締眷鳳沼代言入題紅藥之詩兼草白麻之詔近  
宸光於三接演帝制於九重凡在觀瞻孰不欽羨恭惟  
某官英姿邁往絕識造微早遊晁董之科久振常楊之  
譽十年出處雅高難進之風一節險夷始見後凋之操  
屬開公道益簡聖知遂升持橐之聯深副垂紳之望北  
門西掖已追三代之文前疑後承行備四隣之擢某論  
心有素覲德無階中禁得賢喜詞宗之見用正人當路  
知吾道之方亨淑氣正妍冲襟尚遠願加保舊前對寵

休

賀汪殿院啓

顯膺綸告擢副臺綱朝廷知公道之行天下喜正臣之  
進凡居庇賴舉切懽愉恭惟某官迪德粹醇凝姿敦大醞  
藉獨高於人品精神自結於主知夙展英猷荐登華貫  
紬羣書於麟閣雅推鴻博之儒分六察於烏臺共仰端  
方之器聲稱彌卽眷注有加遂司擊搏之權益峻班行  
之望殿庭執法暫資直諒之才政路升賢行奮弼諧之

蘊某遠將使指欣聽除音鴈塔聯名未有披雲之便龍  
門引領徒深賀厦之誠歲律凝和靈襟多裕願副九重  
之倚更精六氣之調

賀陳殿院啓

顯膺宸渙擢副臺端直聲聳聞善類增氣恭惟某官介  
然有守卓爾不羣奧學淵源早冠諸儒之選精忠砥礪  
深承明主之知樞庭方賴於彌綸憲府俄司於糾察亟  
陞言責用警官邪殿中資執法之良朝右推得人之盛

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威尊主庇民行峻謀謨之用某  
幸聯末契喜聽新除懷漫刺於門牆阻伸慶謁達空函  
於几格徒切歡悰

賀梁諫議啓

顯承詔綽擢長諫垣正臣既用於朝廷公道遂行於天  
下凡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識慮昭融性資閎博  
文高作者追三代之醇深氣養浩然塞兩儀而剛大夙  
負經邦之畧果膺不世之逢在憲臺高繩愆糾繆之風居

省闕擢補闕拾遺之美上方規恢大業總攬羣工勵精  
於仁政之端虛佇於爭臣之烈倘非雅望孰副旁求屈  
萬乘以心傾冠七人而首用論思獻納已隆近侍之華  
輔贊彌縫行秉洪鈞之重某遠將使指欣聽除音懷慢  
刺於門牆阻伸慶謁達空函於几格第切歡悰

賀陳檢正啓

被命九重糾司兩省端人既進公議攸歸凡在觀瞻孰  
不欣忭恭惟某官天資梗亮德性純明名世傳芳望素

隆於門閥象賢濟美聲久重於朝廷十年去國而其守  
不渝兩郡牧民而所至可紀賜環入覲前席輪忠益深  
睿哲之知擢贊平章之地惟東西二臺之設典中外萬  
幾之繁奏報縱橫章程靡密欲善彌綸之職必資綜練  
之材果副旁求式當慎簡既結知於君相行致位於公  
卿某遠假使軺阻通賓謁出綸詞掖喜聞一札之褒持  
橐禁塗更俟九遷之峻嚴凝在候福履具宜期茂養於  
粹和用亟承於寵渥

答新利路張漕啓

光奉宸綸肅將使指先聲所暨輿論交孚恭惟某官識  
慮詳明器能宏博一門蘭玉競秀爽於階庭再世詩書  
發英華於事業游刃素更於盤錯亨衢咸改於飛騰剖  
竹分符方列專城之最賜金增秩宜應細札之褒顧經  
理於中原資幹旋於外計詢求在列簡畀長材行觀攬  
轡之初益振埋輪之譽貔貅列戍迄無匱乏之憂鴈鷺  
近班嗣有超遷之寵某未遑馳訊先辱飛緘感佩良深



敷宣罔既

答夔路范漕啓

朞年報政騰善最於專城一節觀風耀皇華於遠服澄  
清所暨喜懌惟均恭惟某官興學逢原宏材經世持身  
粹潔無拱璧之纖瑕遇事剴裁發新硯之游刃存膺眷  
獎擢付將輸方有事於中原實資材於外計登車攬轡  
信克紹於先猷鳴玉持荷行徑躋於近列某未遑馳訊  
先辱飛緘感佩良深敷宣罔既

賀何內翰啓

顯承詔綽榮踐禁林掌九重制詔之嚴極一代文儒之  
選士流歆寵國體增輝恭惟某官宇量宏深性資冲粹  
學貫天人之際智窮道德之原崑玉挂枝早植無雙之  
譽商瑚夏璉出為希世之珍聲實既孚飛騰果峻霜臺  
彈糾雅高三院之稱諫省論思獨冠七人之列既效伏  
蒲之益遂膺視草之榮聖衷方急於規恢德意爰資於  
播告使訓詞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霆

之鼓舞眷茲能事屬在傑才鄭網上察其小心張說時  
推於大手名書案上已聞倚注之深禮絕座中行有登  
庸之命某久違英範遠聽除音夢遶門牆悵莫伸於慶  
謁言形竿牘知難罄於歡悰溽暑正煩台階尚邈願謹  
保綏之節益圖弼亮之功

賀周內翰啓

光奉宸綸擢專翰苑正是久虛之席孰如已試之才四  
方聳聞多士歆寵恭惟某官天姿秀穎道學淵源早收

宏博之科徧閱清華之地披垣瑣闥高論思潤色之功  
金馬玉堂極經術文章之選果僉諧於因任遂亟被於  
真除白麻推三代之英青簡擅一家之美飛騰壯歲冠  
壓近班風雲之契已孚夢卜之求允屬名書案上聞御  
墨之新題禮絕坐中有禁林之故事某猥將使指阻造  
賓闕內制得賢覺朝家之增重詞宗當路喜吾道之方  
亨歲律將窮台符正遠願謹保綏之節用承倚注之心

賀汪侍郎啓

顯膺宸命進擢臺端正論興於朝廷清標聳乎天下凡  
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識度恢闕才猷超邁學富  
九流而達以精微之妙行高一世而卓然純粹之歸自  
結淵衷亟儀華貫蓬山讎校特高鴻博之稱柏寺糾彈  
益闡端方之譽嘉言既效睿眷有加肆茂出綸之恩峻  
躋橫榻之任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風尊主庇民行究  
弼諧之用某夙叨論薦欣聽登庸雖流落遐荒莫遂鳬  
趨之願然依棲末契尤深燕賀之誠春氣漸和靈襟尚

遠願副九重之倚更加六氣之調

回知渠州張侍郎啓

持使節於湘濱偶逃瘴曠假漕權於梓部益愧叨逾承  
空乏以何堪託庇庥而甚寵恭惟某官宏材絕俗厚德  
鎮浮游利器於蟠根表疾風於勁草容臺典禮孰居制  
作之先從橐輸忠備罄論思之益暫違清禁遠撫名邦  
三刀之夢方符五袴之歌已播朱幡皐蓋聊淹師帥之  
賢青瑣丹墀行補公卿之缺某夙叨雅眷久闊英風朝

路影纓曾被餘光之借天涯攬轡復觀善政之成魯柔  
削之未修已華緘之下逮其為感幸罔既敷宣

賀湯侍郎啟

寵奉宸綸榮陞禁路粵總司戎之政蔚為從列之光凡在  
庇庥舉增欣忭恭惟某官鼎鍾偉量韶護正音德懋中庸  
師聖賢而有法才優通變應事物以無方自峻擢於魏  
科頗倦游於常調守道難進得時則行彈擊百寮獨聳  
烏臺之望迴翔七寺聿修扈正之官輟卿月於金門輝

使星於玉壘八年夙夜一節險夷惟西南久宿於師屯  
故上下俱疲於餽餉帝心憂顧天詔哀矜爰遴擇於通  
儒俾主持於大計輕徭薄賦蠲重斂者不知幾科足食  
成軍儲羨財而更豐它日兵民兼裕官吏舉安頌聲上  
達於四聰歸覲果膺於三接對揚慷慨褒諭頻煩遂以  
一世之名臣亟擢九重之近侍論思獻納已高持橐之  
風輔贊彌縫行副秉鈞之任某遠聞新命喜極卑情無  
從進旅於門牆獲倍賀列但與去思之郡邑同泳恩波



回劉侍郎啟

原隰載驅屬觀風而靡暇里閭在望悵披霧以無階比  
修記以方前忽貽緘之俯及謙撝所逮感愧交并恭惟  
某官一世名儒三朝近侍經探聖人之蘊文為學者之  
師勇退禁班久忘情於軒冕樂閒衡宇獨養浩於丘園  
雖耆耄而不衰知神明之有相上優晚節姑從琳館之  
游時重老臣即聽蒲輪之召某登門未遂攬轡將還莫  
窺道德之光徒有典刑之慕

賀新知荆南楊待制除戶部侍郎啟

命出宸廷班躋禁路乃眷大司徒之職國計是資爰陞  
小常伯之聯邦基愈固郵音初播輿誦交歡恭惟某官  
學識高明材猷強敏雅譽見推於衆論精忠自結於隆  
知晉列上卿既益饒於軍賦擢居次對爰均逸於祠庭  
屬分帥閫之雄遽貳民曹之劇論思獻納甫持橐於日  
邊斂散盈虛將流錢於地上佇膺材用式副輿言某寢  
別光儀忻聞布告其為慶慰罔既敷宣

賀戶部劉侍郎啟

光膺帝命榮領民曹耆舊既升邇遐大悅恭惟某官才  
優聞濟學探幾深揚歷三朝雅負經綸之志行藏二紀  
莫窺喜愠之容茲國步之多艱擇人才於已試可屬大  
事無逾老臣亟蒙黃髮之詢遂席青氊之舊入司邦賦  
出撫師屯宣勞備展於壯猷注意益歸於宿望僉諧可  
必柄用無疑安邊境而制四方暫借流錢之算理陽德  
而遂萬物行觀調鼎之功某邈在遠方莫趨崇仞馳誠

千里姑勤竿牘之修竊庇一官更賴幘幪之力

賀戶部張侍郎啟

光膺綸命進貳版曹公朝資心計之良法從闡志行之  
效凡居庥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宇量宏深風猷凝粹  
高文瑞世蚤擢秀於儒林卓識通方荐蜚聲於要路備  
更煩使綽著膚公邦禁是司人以不寃而刑罰中地官  
攸攝民不加賦而用度饒適當天討之行要在軍儲之  
裕肆疇宿望亟昇真除禁閨雍容已罄論思之益巖廊

密勿即攄輔佐之功某將指遐方喜聞新渥匏瓜有守  
睇賓廡以無階竿牘馳誠通記司而敢後

賀徐侍郎啟

顯膺綸制進貳版曹宣惟增近侍之光華抑亦係生民  
之休戚庇庥所暨鼓舞惟均恭惟某官興學逢原宏猷  
絕俗夙抱經綸之蘊荐躋通顯之塗用之則行信其才  
之卓爾折而不撓知所養之浩然久去明廷甚辜清議  
頃召從於閒館遂亟造於亨衢既陞從橐之聯益峻朝

紳之望為國興利暫資心計之良惟帝念功行秉事樞  
之重某屬拘遠部竊聽新除懷漫刺於門牆莫伸慶謁  
達空函於几格徒切歎悰

賀趙侍郎啟

光膺宸命峻陟禁班擢由玉牒之英全付版曹之政除  
音初播僉論允諧恭惟某官一代偉人五陵間氣素養  
樞栴之用出為梁棟之須東平居家為善最樂河間好  
古得書至多迹其躬寒素之風固已富經綸之蘊軺車

屢駕久揚膚使之聲幕府既開益倚長城之重召從淮  
浦獨領地官雅明足國之方深軫富民之慮變通有術  
取予咸宜制邦計之盈虛方資長算參廟謨之密勿行  
奉明綸某夙仰風猷未窺符采典遐方之餽餉焉稱使  
令託大厦於旃幪庶逃瘵曠

賀汪侍郎啟

光膺帝綍進貳天官既法從之得賢覺儒林之增氣凡  
居庥庇孰不忻愉恭惟某官學貫六經文追兩漢才出

萬夫之上身兼數器之長獨步妙齡偉五千字揆庭之  
對後凋雅操安二十年去國之窮雖歲華方彊仕之秋而  
德望比老成之舊載趣召節益簡宸衷遂陞禁省之崇  
峻總銓衡之秩衆恨淹回之已甚咸欣汨沒之初伸軒  
陛雍容正賴論思之益巖廊密勿行攄輔佐之功某久濶  
高風忽聞新命門闌在遠干賓謁以無階竿牘馳驅通  
記曹而敢後

賀張都督啟



寵冠機廷宏開督府既輟中台之舊用陞亞傅之崇朝  
野聳聞華戎胥悅惟將相之用舍係國家之重輕注意  
允諧成功可必唐登裴度果收藩鎮之權晉用謝安坐  
折淮淝之寇正人既召公道聿彰恭惟某官學貫乾坤  
忠輸廟社早際風雲之會重披日月之光德盛勲高佩  
四十載安危之寄恩深澤厚傾千萬夫懷附之心出處  
百罹險夷一節逢勲華之揖讓資稷契之贊襄亟延間  
世之賢來展濟時之畧宣威障塞承制邊關隱若長城

折遐衝而有裕偉然巨器降大任以何辭基密命於紫  
樞假專征於黃鉞運籌決勝暫煩近弼之一行列鼎調  
元即看中書之三入某夙蒙獎借茲聽褒遷遙睇崇墉  
莫展殷勤之賀恭裁短削敢稽翫散之誠

賀陳參政啟

光膺命綍擢秉政機四方聳聞萬口同慶竊以聰明之  
主或曠世莫值其臣賢哲之人有終身不獲其位自昔  
所歎相逢甚難當上聖之勵精操至權而御下爰得風

雲之佐仰符夢卜之求事非偶然功可立待恭惟某官  
氣雄百辟名重三朝堂堂表特立之規凜凜守後凋之  
操稽山嘯傲挹外監之高標江左招徠踵太常之舊德  
粵陞法從益茂英猷奮巨力以回天竭孤忠而貫日刊  
修史牒啟沃經緯徧儀禁路之華妙極儒林之選既論  
思之見效宜倚注之彌深以三十年難進之資應五百  
載非常之運遂膺圖任入預弼諧人期致主之秋帝恨  
用公之晚必將講明憲度復列聖之宏規寢息兵刑畢

真儒之能事盡據素志以闡洪猷茂凝鐘鼎之勲嗣正  
鈞衡之拜某遠將使指竊聽宸綸大厦斯成喜究梓人  
之用餘光可借寧憂績女之貧寒律方嚴台堦正邈願  
加調於鼎食用下荅於巖瞻

知温州謝宰相啟

分帥閩於三山許辭重寄移守符於孤嶼載冒優恩顧  
慚衰朽之蹤倍費維持之賜伏念某艱窮滋甚疲茶奚  
堪知涯分之已逾懼禍災之叵測殘年多病嗟藥石之

何功隻影自憐弔糟糠之不淑心既凋於憂患力難勉  
於事為仰干從欲之仁曲遂便私之請投閒置散未容  
奉香火於殊庭辭尊居卑猶俾宣詔條於名郡獲伸志  
願實賴敷陳此蓋恭遇某官德業皋夔機謀伊管收賢  
材以凝庶績篤故舊以變澆風有奮庸熙載之能已冠  
帝臣之選無養生送死之憾首蒙王道之施方託餘庥  
庶逃大戾更藉陶鈞之運早酬田里之歸

湖州到任謝宰相啟

職親地禁非不過時意廣才疎自難安迹分輔郡顧憂  
之託繫內朝供奉之班望過所期感深而歎伏念某蚤  
緣薄技冒處周行偶脫簿書之勞寢汙臺閣之選平生  
捐介進身恥蹈於它岐半世蹉跎得謗皆繇於非意會  
真人之撫運陪多士以充廷謨簡衷首躋法從軌羈  
勒殆逾於千里掌絲綸幾閱於五年每進俚辭輒汙清  
覽展轉屢經於戎馬推排遂直於禁林雖荷眷知實憂  
顛仆方欲謝歸而埽軌乃蒙差擇以為州風際船回悵

又違於蓬島日邊人至幸未遠於長安茲蓋伏遇某官  
閣下德當天心勲在王室道合聖人之用舍身為天下  
之安危猥憐簪橐之餘嘗接茵馮之末姑捐民社俾奉  
詔條惟芘雪之與區本晉唐之名郡當干戈之際歸然  
獨存非師帥之賢何以善後而某素非詳練見謂重遲  
况丁多事之時豈任守藩之責第當陳力不敢愛身賜  
金爵於潁川知難企及掛衣冠於神武終冀矜從

徽州到任謝宰相啟

比者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  
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愧甚伏念  
某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跡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  
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  
便遵塗浹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  
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  
離竒之成器由大鈞塊圯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閣下  
間出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



廟堂復萬里與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湖俾再臨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榛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粗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印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泉州到任謝宰相啟

茲者恭承詔綍擢領藩條深行閩徼之山川幾同叱馭初見粵人之風俗敢廢褰帷小器易窮大鈞難報伏念

某昨從詞館蒙假州麾方幸餘年自足桑榆之樂乃臨  
本郡日虞瓜李之嫌不勝丘壑之情冀返江湖之上屢  
叩閤而有請嗟襍被以無從敢圖誤恩更予名郡雖云  
冀勝治姑使於撥煩正恐西華材不能於為大茲蓋伏  
遇某官閣下受天間氣為世元勲吉甫之憲萬邦資兼  
文武裴度之師百辟身繫安危俯憐遲暮之孤蹤曾是  
禁嚴之舊物特捐重寄用詭成功上虎節於山城換魚  
書於海服矧今臨治自昔要衝既先人遊宦之鄉亦賤

予始生之地訪六十年之父老恍若前身佩二千石之  
印章敢期今日誓扶衰病誕布隆寬務令俗去於鄙夷  
不使民生於愁歎追成父志仰報君恩

宣州到任謝宰相啟

釣播一麾僅逾旬歲轍環萬里復返中州繇遐陬而移  
守輔藩緣衰病而歸榮故里生成至此廉隕以之伏念  
某平進孤蹤倦遊晚節少陪英俊闕大觀之圖書老侍  
禁嚴執建炎之羈縻雖久收於朝蹟亦頻玷於詔除十

奉絲綸五分符竹比治海瀕之劇不堪風土之殊亟上  
封章願還印紱拜散人之號心已向於江湖分凋郡之  
憂思復叨於民社既容卧治仍獲生還此蓋伏遇某官  
閣下社稷元勲廟堂真宰伊尹得聖人之任留侯為帝  
者之師主張吾道之權衡分別斯文之涇渭俯憐猥薄  
嘗共艱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  
已無多記存靡間於濶疎調護曲從於安便付之近地  
慰此頽齡況今所領之州自昔焉依之地承泮水貳車

之乏歷三朝兩紀之餘因久吏而長子孫幸嘗諳習見  
高年而問風俗敢忘拊循

除郡謝宣撫開府啟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十雖殘年奄奄待盡田廬  
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  
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騶侏儒亡益而  
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一囊

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  
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  
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  
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躔雖龍  
豬異閭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  
並韋郎白傳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佇枚叟鄒生之召

代賀范檢正啓

光奉宸綸糾司省闈除音誕布公論僉諧恭惟某官德

粹圭璋學吞雲夢懷濟世之良具挺許國之精忠公西  
束帶而立朝尤長專對孟博登車而攬轡綽有餘風方  
持節而載驅忽賜環而趨召顧惟東西二臺之設實總  
中外萬幾之繁奏報縱橫文書填委必得詳明之士俾  
躋釐正之官果被旁求式當遴簡鸞臺鳳閣既密輔於  
台司金馬玉堂即進登於法從某屬居官次阻造賓閔僻  
守邊城遙託千間之庇渙揚大號欣聆一札之傳涼氣  
初回冲襟尚遠更願保綏之謹益膺寵渥之臻

代賀孟郡王帥紹興啟

懇辭政路出鎮藩維孤棘叙陞峻班聯於亞傅齋壇顯  
拜專節制於舊封恭惟某官以不世之才遇非常之運  
用兼文武地極親賢持橐禁林早稱國器視儀揆路益  
聳巖瞻丹書盟異姓之王大纛建中軍之帥入參婉畫  
出殿大邦艱難百為夷險一意罄送往事居之節協息  
民繼好之圖遂秉鴻樞密扶皇極方陰修於內政以坐  
折於遐衝帷幄謀謨得輔贊彌縫之道廟堂出處達盈



虛消息之機聖意確留雅懷莫奪雖權分二陝周公固  
憚於居東而望重兩河裴度豈容於在外佇頒綸綍即  
政鈞衡寒律方嚴台符尚遠願益調於茵鼎用永輔於  
宗祧

代范元作謝除福建漕上宰相啓

貳漕臺於湘外茂效徽勞假使節於閩中猥叨舊物方  
黜幽之是懼豈因任以宜蒙已試無聞冒榮有覲竊以  
宣九重之德意選任惟精掌一路之利源事權尤重乃

眷八郡之境密鄰二浙之郊昔號興區今稱近部即山  
制茗貢包最盛於清朝並海鬻鹽權禁獨寬於遠俗兼  
行數職亶謂劇司必擅強明練達之資乃付斂散弛張  
之柄如某者疲駑奚取蹉跎數奇詩禮粗傳雖襲箕裘  
之緒簡編克勵竟辜場屋之功甫涉通津即膺重寄登  
車攬轡徒內愧於家風輓粟飛芻曾莫裨於國賦幸真  
儒之宅揆罄綿宇以銷兵已臻歲計之豐弗慮軍興之  
乏屬更瓜戍獲對楓宸適四牡以勞還忽皇華之臨遣

王畿漸近舉頭如在於日邊官次非遙屈指俄周於歲  
律游宦可希於尺寸居貧亟得於斗升僥倖若斯生成  
知自茲蓋恭遇某官道包宇宙名塞天淵許身稷契之  
間致主成康之上制禮作樂坐觀美化之行任賢使能  
畢盡羣材之用載惟草芥亦荷陶鎔重念某早以夤緣  
猥承顧盼望房相昂霄之質實出幼年懷孔門附翼之  
心預期他日雖更契濶每辱記憐頑金屢入於洪鑪大  
匠終收於小木人爾幾于造化之私使乎使乎曷

副咨諏之責某敢不益堅晚節更勉初心問雅俗以周  
爰誓將宣力報洪恩而得所敢憚捐軀

代賀新明州潘舍人啟

光膺明命起鎮便藩擁旆之官載勤於徒御涓辰視事  
已見於吏民凡在觀瞻孰不慰抃恭惟某官學窮淵奧  
識洞幾微忠言結聖主之知正色落姦諛之膽三仕無  
喜莫窺令尹之心萬鍾何加獨養孟軻之氣揆古無慚  
於益友居今最號於名臣暫違表著之間殊弗縉紳之

論遂從琳館假以朱轡俾臨海道之要衝聿壯朝廷之  
屏蔽顧威聲之夙播必治行之累彰處汲黯於淮陽實  
資重望對賈生於宣室佇啟嘉猷某叨領守符密依陰  
樾所以承流宣化深愧非才並其有邦厥隣庶蒙餘潤

代賀王舍人啟

光膺中制分判西垣聯九重侍從之班極一代詞章之  
選士流歆寵國體增華恭惟某官道學精微天資孝友  
冰壺比操炯迎風寒露之珍珠璧其文真明月夜光之

寶十年出處一節險夷信直道而不回勵孤忠而自結  
致宸衷之簡記首邦獻以招徠玉陛書言金華勸講汨  
沒伸於一日飛騰竦於百僚粵自螭坳徑躋鳳閣方庶  
政更張之日繫一人總攬之公凡進退於人材當推明  
於聖意使訓辭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  
雷之鼓舞自非大筆曷布洪猷果升不試之才遂正久  
虛之席論思獻納已高持橐之風輔贊彌縫行任秉鈞  
之寄某特叨異獎尤快新除一佛見前喜初聞於出世

雙魚致遠敢申問於加餐秋暑尚繁禁塗多暇願謹保  
綏之節益承注倚之心

代范季思上台守胡端明啟

幾年慕用長懷執御之私奕世從遊夙講通家之好敢  
修竿牘自列門牆願明晞驥之心庶愜登龍之幸地連  
雲水海接滄溟仰惟鈞逸之餘綽有分憂之暇名臣所  
至必政化以流行盛德攸居宜羣靈之默佑恭惟某官  
術優經濟學造精微大策高文擅詞宗於一代宏才偉

罷推王佐於三朝青錢連掇於殊科華貫亟觀於濶步  
綸掖資代言之美瑣闥還批勅之風忠嘉罄常伯之聯  
翰墨妙承明之直聿虛近輔庸待真賢遽辭持橐之勞  
適被剖符之寄考功而試蕭傳少慰聖心作相而倚晉  
公行孚民望某備員巖邑絕跡台閤瞻榮戟以無因託  
帡幪而有賴載惟仲氏宿綴清班方其當軸之時實有  
帡肩之分俛仰已成於陳迹死生乃見於交情諒與宿  
草之悲不改寒松之操忝故人之稚弟未拜泰山之容



借富女之餘光願希當路之力

代賀越帥周子武啟

光膺明命起殿輔藩懷印綬以載途擁旌麾而就鎮凡  
居臨照舉積欣愉恭惟某官學洞經綸材全康濟優游  
守道素高恬退之聲豈弟宜民夙擅循良之譽既結知  
於聖主遂亟踐於要津歲律載同維持三院臺綱聿振  
聳動百僚身暫去於朝廷忠不忘於王室惟山陰之重  
地實浙左之大藩紫蓋黃旗嘗會諸侯之狩碧幢紅旂

端居連帥之雄自非一世之忠嘉曷稱七州之屏翰果  
膺妙簡式副具瞻玉帳宏開聊挹鑑湖之勝鋒車趣覲  
行參鑾殿之華某久願登龍茲叨分虎萬間廣履幸遠  
賴於庇庥千里專城阻親承於約束

代賀丞相除左僕射啟

國播大號敷告外廷時推真儒登庸上袞益茂九重之  
眷具嚴八表之瞻竊以人主之職無它惟論一相冢宰  
之司至重實總百僚任不專則不足以盡良弼之才位

不極則不足以崇宗臣之體仰聖神之撫運窮禮貌以敬賢自非希世之英曷稱羣公之冠恭惟某官際天偉度驚代宏才道德過於古人聲名震乎絕域不清不濁量吞千頃之波至大至剛勇奪三軍之帥再躋揆路獨秉化樞凜然山嶽之弗搖炳若著龜之先見鎮茲雅俗息胥動之浮言折彼遐衝挫方興之彊敵定廟謨於帷幄還兵柄於朝廷收漢家總攬之權茂唐室驕彊之患威儀整肅始知皇帝之尊庚甲昭明畢聞天子之詔紳

綏聳若介冑帖然亟章已試之才遂正久虛之席顯  
秩肆頒於異數新封改錫於巨邦聿隆勳業之褒備煥  
典章之盛倚裴中立足以破賊方仰副於宸衷酬李文  
饒恨於無官當益承於帝寵嗣觀丕績永底泰和某遠  
把州麾阻趨相府感恩私而結戀聆冊命以增愉微物  
何知夙賴洪鈞之播餘生所托尤欣廣廈之成

代宰相生日回韓樞密啟

戶外桑蓬追記始生之日鑑中蒲柳益驚漸老之姿豈

謂某官曲軫眷懷特貽緘翰申之善頌有榮華袞之詞  
壽以多儀更厚白紵之貺

代王守上樞密張郡王啟

專城冒寵久代匱於江津易地偷安復承流於山郡拜  
恩良厚受任惟慚伏念某蕞爾謗材朽馬晚學羞抗塵  
而走俗盍去故而取新褊淺何堪夙起林廬之興超踰  
已甚尚分民社之憂頃守當塗實居屬部方邊塵之肆  
侮覩幕府之徂征外患滋深羣情大駭上憑威德下鎮

危疑迄臻凱奏之旋僅免軍興之乏艱難備歷曠弛居多非仰賴於恩私固莫逃於譴戮繼露親嫌之請載蒙朝命之頒舍控扼之要區就清閒之偏壘凡茲僥倖實出吹噓茲蓋恭遇某官略邁孫吳功齊方虎昭精忠於白日格盛烈於蒼穹出振天聲有是道之四國入謀王體無不獲之一夫致使衰遲亦叨委寄某敢不撫綏庶遵守詔條既盡事君之忠畢酬知己之遇策勲第賞倘弗廢於微勞碎首捐軀詎敢忘於大造

代梁尚書除知温州謝宰相啓

殊庭竊食方退託於鄉閭便郡分憂忽起膺於民社懇  
辭莫獲就任惟慚某濫竭凡材亶逢興運紫禁早塵於  
從橐朱轡歷典於名城績無毫髮之可稱恩比丘山而  
更重當上聖規恢之日寶羣臣奮發之秋每勵疲駕過  
蒙鞭策偶緣抱疾亟請奉祠粵歲律之未周已使符之  
再假技止此耳本乏牧人御衆之長行或使之復輟問  
舍求田之計扁舟徑往衡宇匪遙既諳風土之宜且免

道路之役遂私至此圖報若何此蓋伏遇某官盛德格  
天元勲蓋世畢盡人才之用仰觀帝業之隆顧簪屨之  
甚微出甄陶而最久念故舊無大故曾莫忍於棄捐謂  
宴安不可懷庸載加於委寄記憐益厚終始弗渝某敢  
不勉布皇恩勤思善治洪鈞所播已深埭北之功厦屋  
斯成尚賴帡幪之庇

代范相家謝婚啟

夾輔同心爰考賜盟之舊通婚繼好願諧合姓之歡倘



惠徵福於前人宜重問名於初日伏承令妹夙漸聞見  
已高風絮之才某姪粗有性靈可授籬金之訓敢因媒  
妁用締姻聯哀門豈李鄭崔盧顧華胄非吾偶也羣從  
有封胡羯末俾小兒得我師焉輒效鄙誠佇承嘉命

代徐守通婚啟

有室有家庶惟男女之願相求相應蓋緣聲氣之同輒  
忘非偶之嫌用謹及時之義某男某磨礪儒業粗承弓  
冶之傳令姪女漸漬德風實表閨門之秀既通媒氏許

結姻聯合龜共牢已諧於吉卜儷皮束帛敢效於徹誠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四

宋王之望撰

策

漢光武晉穆帝禦戎是非策

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強弱然後可以定攻守之計知我之可以戰而不知敵之不可與戰則在兵法為不知其所攻知敵之可與戰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戰則在兵法為不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計者小而用之一軍大

而用之一國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敗者也古之王  
者不幸而與敵國相持必審乎此以為制御之術外敵  
強而中國弱則能下之中國強而外敵弱則能服之外  
敵中國俱弱則自守而已蓋外國之人尊尚勇力便習  
騎射生長於戎陣之間然貪殘而不知廉恥無親愛以  
相固無禮義以相維故驟強而易衰方其盛彊雖聖王  
在上猶被其患侵軼縱暴其鋒不可當及其既衰則內  
相攻殘而中國坐制其弊此其勢然也譬猶勇悍之夫

疾呼奮臂以張其威怒誠不可與之校及其氣衰力竭  
疲憊而偃仆則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嗚呼有國者能審  
乎此則可與議中外強弱之形勢矣請因此以論古今  
之變昔光武乘王莽之亂中國疲敝匈奴之寇歲歲不  
絕其後饑疫並興自相分爭臧宮馬武之徒撫劍抵掌  
志馳於伊吾之北然是時漠北雖衰漢亦新復彊弱之  
勢未有所分也故光武以為漠北尚彊傳聞失實不如  
姑息吾民此其知彼已也審矣至顯宗時承平既久闢

土益廣黎民歲增而匈奴內侵邊城盡閉於是納耿秉之議而諸將揚兵於漠北矣然則耿秉諸將所以建功者以漢於中興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晉穆帝時石李龍死北方大亂士民襁負而來歸議者以為中原指期可復然是時石氏雖亡晉亦不振強弱之勢未有所分也故蔡謨獨謂所親曰敵滅誠為大慶然恐更為朝廷之憂此其知彼已也審矣其後殷浩進據洛陽桓溫戰于林渚皆無功而反然則殷浩桓溫所以致敗者以晉

當中微之際欲力爭於武功也夫漢晉之成敗相去絕  
遠惟在乎知彼知己審與不審之間將欲制御敵國可  
不察夫強弱之分哉國家遭金人之禍一紀於此矣搢  
紳之儒介冑之士相與議論於朝野之間者或謂前此  
用兵皆我自敗而敵不足畏者有之或謂金人之彊振  
古無比而我不可圖者有之二者胥失也夫契丹與中  
國抗衡垂二百年聖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謀夕慮思有  
以屈之迄不得志西夏習戰數有武功方其盛時北抗

契丹南寇中國我師百萬聚於陝西而救死扶傷之不暇亦桀黠之雄也然而金人起東北不二十年舉契丹臣西夏遂悉從引弓之國長驅於中原國家敗於河東又敗於京師又敗於陝西又敗於淮揚豈特我之不能哉蓋亦其至彊也觀其行師治衆之力料敵制勝之謀舉無遺策略不世出加以器械之利形勢之便兼中國之所長而有之愚謂漢唐全盛之時得韓白不世之將猶未能輕此敵也況今日乎雖然以為不可圖者蓋亦



不察矣嘗料金人之衆本不當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師  
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師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諸國  
之屬從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懷其父  
兄骨肉之讎怨之切骨部族既異人各有心其勢豈能  
久邪加以耶律氏之舊臣往往當權用事皆有興復社  
稷之心以為南北罷兵則金人守勝而無事英雄無所  
用武故使窮兵黷武以外敝其衆因乘風塵之變庶幾  
於得騁焉蓋其勢有類苻堅者堅之盛時擒姚襄破慕

容暉皆釋其親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為諫  
獨姚萇慕容垂勸成之及淝水一敗垂萇之徒果乘間  
飛揚卒滅苻氏金人之事殆將類此矧得中國玉帛子  
女以亂其志慮上有惑志下有爭心外無彊敵內多功  
臣士馬疲於戰鬥仇讎聚於心腹不過數年內變必起  
我以全制其後可以萬全此兵家所謂其彊易弱者也  
何不可圖之有哉圖之之術奈何亦乘其變而已知其  
未有變也則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慮於貽後日

之患乎知其有變也則違蔡謨之論而力爭武功何疑  
於致朝廷之憂乎雖然方匈奴之分固有變之可乘矣  
而光武猶以為非時者蓋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於征  
役也方李龍之死固有變之可乘矣而蔡謨猶憂於致  
患者蓋以公卿之間人才不足以辦此也誠能畜養民  
力搜選人才以待敵人之變則若竇憲之勒燕然可也  
耿秉諸將之功何足道哉雖若劉裕之平關中可也殷  
浩桓溫之敗何足憂哉而執事乃使承學之士權輕重

之勢度可否之時斟酌其宜施於今者顧愚不敏何足以權大事乎嘗聞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必有規模先定於中若事之成否則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句踐之報吳是驕其敵而已昭王之圖齊是俟其驕而已驕敵而敵可驕俟驕而驕可乘天也孫權稱臣於魏受其封爵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餘年亦所以驕其敵也昭烈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欲下宛洛而出秦川亦所以俟其驕也驕敵而不驕俟驕而無驕亦

天也傳曰聖人非生時時至而弗失使孫權昭烈而圖  
句踐燕昭之功則覆亡之不暇尚何燕越而能保哉愚  
願國家修四君之術以俟二國之變規模一定勿為浮  
議所搖其濟與否視天之如何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  
執事之言曰上天悔禍敵國相殘嗚呼天意固有在矣

論

六藝折中於夫子論

聖人之所垂法於後世者書也後世之所取法於聖人

者亦書也聖人憂後世也深故書之為說詳後世信聖人也篤故書之為教明昔吾夫子以將聖之道不用於時乃述六藝包羅天地總括萬類若小若大固有不該凡道有所難知事有所可疑必明辨昭晰處其至當使天下得吾說而求之雖數千百歲之後猶有可考正焉而後世之人亦能慕其道而歸尊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循之以為行據之以為辭以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然則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斷天下之疑而後世之言

六藝者蓋將求夫子之所謂至當者而已矣太史公贊  
夫子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請因  
其意而申之夫子生於三代之盛時六藝其果作乎曰  
夫子不生於衰周六藝決不作也何以言之三代盛時  
法度彰禮樂著風俗醇一教化宣明上之朝廷之所設  
施下之閭門之所漸染莫匪六藝之所載也當是時家  
識君臣父子之經人知善惡邪正之辨大道之行昭若  
日月則詩不必刪書不必序易不必繫禮樂不必脩定

春秋不必筆削可也周室既衰王道殘缺至於幽厲之後小雅盡廢板蕩之詩作天下日入於亂君焉不知其所以為君臣焉不知其所以為臣為人父者不知其所以為父為人子者不知其所以為子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知善之為善以陷於惡雖有守正之意而不知正之為正以入於邪紛紛焉莫之取正也六藝不作天下何所折中乎夫子憂之於是序書則斷堯典論詩則首周南法舜之舞綴周之禮因魯史而修春秋述易道而作



十翼其術道德仁義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自天子至於庶人其修身齊家正國治天下之道粲焉大備為人君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為君之義為人臣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為臣之義父子焉而得其所以為父子焉而得其所以為子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善惡有所考焉如是而為正如是而為邪邪正有所考焉如方圓之有規矩也如曲直之有繩墨也如輕重之有權衡也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使天

下之人操之以為驗稽之以為決皆得以處其至當則聖人之所以垂法於後世後世之所以取法於聖人者盡在是矣傳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必陷誅死之罪六經之道其用皆同而春秋特其切於事者耳夫不通六藝之義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為善然為之不知其義無以考正其是非而遂陷於天下之大惡此聖人之憂後世所以不得不深而後世之信聖人所以

不得不篤歟故史遷上叙天子下舉王侯大及於中國  
之人以折中六藝之功歸於夫子其意以為中國所以  
有君臣上下之倫各得其當而不亂者以有夫子為之  
折中也韓子有言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雖求  
為狃獠之俗且不可得況中國乎今夫易載天地陰陽  
之變剛柔動靜之材者也夫子不繫易吉凶之應何從  
而折中乎詩述治亂得失達於喜怒而形於詠歌者也  
夫子不刪詩美刺之義何從而折中乎書紀帝王之言

動夫子不序書古今之變何從而折中乎春秋正賢不肖之褒貶夫子不修春秋善惡之辨何從而折中乎夫易詩書春秋始於伏羲之畫卦終於魯史之獲麟其來尚矣一經孔子之手其書遂定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之指南道德之著龜何其盛也至於禮也樂也秦火之後孔子之書遂亡故禮樂之論至今紛然無所定則六藝之折中於夫子從可知矣傳曰聖人之辭可為也使  
人信之不可為也嗚呼此夫子之所以為聖者歟雖然

六藝所述大中至正之道也炳而易見要而易守故後  
世得以折中焉其後書分為二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  
易有數家之傳夫子之意益以不明天下始惑於趣舍  
之方而不知其所適從故王通憤之以為九師興而易  
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詩失於齊魯書殘於古今其論  
是矣然通不能即夫子之書以求其至當而更自為續  
經曾不知天下之所以尊六藝者以折中於夫子也而  
通乃自為之天下其肯歸于正乎揚雄以好書而不要

諸仲尼為書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為說鈴請以是為  
通輩折中

蕭何論

作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後人感其文而因以失  
其實者有矣蕭何未央之事是已傳稱何修未央宮上  
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  
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  
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

世有以加也議者非之以何為不知所務嗚呼如何之  
賢豈尊其君於侈靡益後嗣以宮室者哉以為帝室皇  
居所以觀示萬國今雖草創後必有所增加與其侈於  
子孫不若高帝之自為也是時民出於戰國秦項之後  
習於勞苦之餘用之雖勤無所歸怨若天下已定人皆  
自寧不可以復動矣且民嘗觀阿房離宮窮極奢麗則  
未央之制雖稍過度未必以為侈也若宮室既備人知  
苟美之可安則不可以復營矣故蕭何於此稍加壯麗

使子孫數十百年之內無所增益以休息斯民若宮室  
卑陋不足以隆上國之觀高帝居之何所不可易世之  
後姦臣有以發其口少主得以啟其心土木一興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所以高帝聞何之言而說也故曰無令  
後世有以加也史稱文帝在位宮室苑囿無所增加雖  
帝恭儉出于天資然其不作靈臺必曰朕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則未必不以高帝所營固已壯麗  
不必有所加也由是言之惠呂文景四世百年天下承



平而無宮室之役者豈非蕭何之慮乎及武帝之世何之所營敝矣於是大興土木天下為之騷動然漢之基業已固故役雖苦而民不搖向使武帝之役起於惠呂文景之間則天下幾何而不亂哉議者以武帝之侈為蕭何啟之而不知惠呂文景之不為者未必非蕭何之力也傳稱何買田宅必於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何之治家為國預為後世計大率如此豈其儉於家而侈於國乎豈治家則

欲子孫師其儉為國則以壯麗勝子孫乎此必不然者  
況崇大宮室以為淫侈之觀使後世無以加庸人皆知  
其不可而高帝聞之何所悟而說也然則觀史者能不  
以文害辭則庶幾矣

樊噲論

西漢之興其大功臣雖出於刀筆之吏販繒屠狗之人  
然皆一時豪傑王佐之才非遭逢際會徼幸而成功者  
也史於蕭何曹參既以為一代宗臣而以周勃為漢伊

周雖後世之論亦莫不然至於樊將軍不過以武勇為稱與酈商灌滕之徒等耳以余觀之噲蓋蕭曹之倫出周勃之右非酈商灌滕之徒所可望也高帝初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噲諫以為不可乃封秦重寶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嗚呼此沛公之所以得天下漢祚之所以長久者也是時沛公君臣志得意滿無復遠慮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惟恐已取之不多上令之有所不能禁也寧有諫其王者賢如蕭何不過能收律令圖書耳獨樊

將軍首發其端留侯因而推之高帝遂悟三秦之民翕然皆願以為君王沛公之德結於民心聞於天下向使高帝入關居秦宮室收其子女玉帛而有之則無以異秦項之為而鴻門之厄亦何說以釋曹無傷之譖寬項羽之怒安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微樊將軍則沛公之事去矣且沛公以布衣起盜賊中轉戰連年一旦得彊秦全盛之業自非上智誰不欲少快其心而噲乃諫止之使無秋毫之犯是以湯武望沛公也不亦責難於其

君乎夫被堅執銳攻城野戰以卻敵而爭利者武夫之  
所能為也若乃見利而不動臨機而敢諫納其君於堯  
舜慮社稷於久遠此搢紳儒者之所難而噲乃能之豈  
非所謂豪傑之士王佐之才乎方沛公之入關也蓋未  
有取天下之心不過曰吾與諸侯約當王關中耳後為  
項羽所遷失意鬱鬱始欲爭天下使沛公即得關中而  
王之未必有此意也夫沛公欲王關中既已得關中矣  
留而居之何所不可而噲乃云云是噲之意不止於王

關中而已也是噲先沛公與羣臣有取天下之志也故  
范增謂項羽曰沛公在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入關珍  
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然則樊噲之諫行  
敵人固已畏忌有識者固已歸心矣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惜乎遷固為噲立傳只載其鴻門誚項羽排闥悟  
高帝等事武夫之所能為者至於入關之諫則不大書  
特書其語而徒附高紀與張良之傳中使其造漢之忠  
闇然不彰而天下惟以武勇稱樊將軍陸士衡作漢高

功臣贊拾摭舊史殊無發明彼固不足道歐陽文忠公作舞陽侯廟記亦不及此蓋未之思邪獨揚子雲云天下有事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子雲之意固不以酈商灌滕之徒待噲也豈非有見於此乎故聊為發之

近世社稷之臣如何論

論社稷臣者多矣有以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為社稷臣者有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為社稷臣者有以堂堂之

節折而不撓為社稷臣者然皆莫如孟子之言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蓋豪傑非常之士立乎人之本朝以天下之安危自任既有其志又有其功斯可以為社稷之臣若夫揚雄之論則責名太高而取人或濫不容無議也或問雄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可謂社稷之臣矣嘗試論之西漢之時社稷有三變高祖之既衰也呂后之恩日益疎戚姬之寵日益固如意以愛而欲立



孝惠以仁而將廢當是時也子房有功高后之初沒也  
劉氏微弱諸呂擅朝內握兵柄以為彊外阿藩國以為  
重當是時也平勃有功孝昭方幼上官有逆亂之謀宣  
帝未立昌邑有淫昏之行當是時也霍光有功揚雄以  
社稷臣稱四子者蓋謂是耳觀高帝創業之初相業如  
蕭何戰功如曹參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子房則知以其  
正嫡庶之位而存惠帝也高后孝文之際守節如王陵  
質直如申屠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平勃則知以其靖呂

氏之難而立太宗也孝宣中興丙魏有聲雄不曰社稷  
臣而稱霍光則知以其當廢興之運堂堂乎忠擁昭而  
立宣也方高帝欲易太子以叔孫之極諫而不聽以周  
昌之彊直而不回可謂固矣及留侯以計來四隱者於  
商山高祖一見為之慷慨悲歌而割其肌膚之愛向使  
惠帝果廢如意果立高帝萬歲後老臣宿將北面而事  
孺子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子房之智其誰存之  
祿產之變禍起腹心計迫事窮勢不兩立呂氏不滅劉

氏不安周勃左袒一呼而劉呂之雌雄遂決向使太尉  
不入北軍得徐為之謀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絳  
侯之果其誰存之上官之亂根株徧於朝廷昌邑之立  
罪惡過于桀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光以寡制衆以臣  
放君行之不疑卒安天下向使上官不戮昌邑不廢姦  
臣亂主得逞其心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霍將軍  
之勇其誰存之稽二三子之德雖未得如古之所謂成  
人然乘時遇變奮其智勇神罷將隊徐起而正之卒能

措社稷於泰山之安亦可以無訾矣而揚雄過為高論責之以禮樂之懿曾不知此乃盛德之事非所以稱社稷臣也假如太子之將廢呂氏之方盛上官之禍未除昌邑之君未放雖有禮樂君子從容揖遜乎其間亦何補於社稷哉若夫陳平之佐高祖定天下設六奇計出其君於艱難險阨之中不可謂無功至於呂氏之亂平實啟之得免於戮幸矣方高后欲王諸呂必問漢大臣則猶有所畏焉平若乘吕后畏逼之心挾王陵廷爭之

助而拒之以高帝盟誓之言則諸呂必不王也奈何懷  
保身之謀開變亂之漸既已使王陵顛沛呂后放恣矣  
乃始以定社稷安劉氏而藉其口豈真有志於社稷者  
哉蓋平有不世之謀有無窮之智有應變之機而無大  
節不可奪之義向非周勃之忠樸劉章之英銳則艱難  
倉卒之際其無悞不足恃也昔袁盎責周勃不早去呂  
氏非社稷臣夫在高后時陳平相也周勃將也平則有  
罪勃何咎焉以盎之所以責勃者責平可也高祖嘗曰

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安劉氏者必勃也然則高帝之心固以社稷寄周勃而至於陳平不能無疑則平之為人可知矣夫智如子房果如絳侯勇如霍將軍其功大矣特以禮樂未備未得純為社稷臣陳平為身謀以社稷假人顧以一時之功而遽獲預乎三子之列故曰雄貴名太高而取人或濫也雖然雄之言禮樂者為其人之不若伊周也其人雖異其功則同何害為社稷之臣哉雄之取陳平者為其功之有類周勃也其功雖類其

志則殊安能為社稷之臣哉昔武帝於汲黯嘗笑其戇  
矣嘗謂其不學矣至論其人必曰社稷臣公孫弘倪寬  
之徒號稱儒雅不得與焉則知子房輩雖禮樂未備不  
害為社稷臣也武后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從獨狄梁公  
以死爭后歎其忠亦曰社稷臣李勣許敬宗之徒有德  
於已不聞以是稱之則知陳平之立諸呂不得為社稷  
臣也嗚呼亂於名實儒者之大患雄於子房周勃霍光  
則亂於名於陳平則亂於實名實既亂烏足以知人哉

必欲論社稷之臣則考四人之行事而折衷於孟子可也

晁錯論

天下之事曷嘗不可為其所以每至於禍敗而不救者非事固然為之不知其數耳為之不知其數以至於禍敗而因以為事固不可為則亦不察矣昔晁錯患諸侯彊大建議削地以尊京師於是七國俱反指錯以為名漢遂誅錯以謝議者皆寃錯之策以為吳楚之事錯固



已前知之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嗚呼七國之反漢之不亡幸耳禍尚有更大者邪於此有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為禍者錯顧不知則其死亦宜矣蓋天下之勢彊弱異形則攻取有先後先攻小以圖大者弱國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彊國之形也先小後大則敵脆而力有所并先大後小則威加而交不得合高帝與楚相距滎陽成臯間知項氏方彊而不可獨取乃收趙魏從燕齊兼諸國而攻之故楚雖彊而卒破

其後韓彭英布王地數千里高帝知其禍之且起而念諸侯之不可一朝去也而韓信最彊則先取之彭越又彊則又取之最後英布以疑懼反則亦孤立而無應矣向使高帝不審先後并誅三雄而韓信率黥彭以起則天下非漢有也夫惟彊者破於衆人未疑之間而交無所合弱者疑於衆彊已破之後而事無所及此所以三雄之地雖半天下而終不能以病漢也景帝之世山東之國凡十有八而吳阻江負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

罪最深鑄山煮海招納叛亡其謀最久景帝初立宜姑  
加惠藩臣濶略細故使睦我而無反側心然後首議削  
吳彼削之出於不意則事有所不及謀既而勢益弱則  
謀有所不敢發就使果發亦無以動搖諸侯一區區之  
吳何能為哉吳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謂削而不敢反  
反亦不能為禍者也錯固不然方且紛然更定律令以  
侵刻諸侯為已功先削趙又削楚又削膠西然後乃議  
削吳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劉濞一呼

天下皆應吳未及削而禍結矣然則錯之謀實驅之尚何寬哉昔齊桓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繼絕而厚諸侯之禮然後南征彊楚責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遂成齊列國也為之有數而其效猶見如此況西漢全盛之時乎孟子謂魯方五百里王者作則必損之又謂今之諸侯取民猶盜王者不盡誅也由是言之使孟子得志於戰國之時其彊大者猶可稍削然亦不至於盡誅諸侯而錯直為此紛紛亦慮之不熟哉夫謀事一

未成而為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讎之手為萬世笑可不哀哉或曰賈誼於文帝陳衆建諸侯之策主父偃因之漢遂封及支庶諸侯不削而自弱錯獨不為此乎曰文帝之世諸侯之子弟鮮矣誼乃欲建以為國空而置之然則必悟其將弱已矣與割地何異哉彼推恩之令必武帝之世而後可行也非所以責晁錯也

贊

黃侍御葆光畫贊

儼然正色風憲之餘氣恬以平循吏之徒我詢邦人萬  
口交譽不及見公徵諸畫圖

孫威敏處州郡庠三賢畫贊

維威敏公人中之龍讜言將略聲動華戎環姿偉然可  
想遺風茲維名臣拜者肅恭

記

增修處州學記

處居閩浙之郊地偏而土瘠視他郡為陋前世聞人鮮

焉百年以來衣冠盛於東南名儒鉅公磊磊相望三歲  
詔下以進士試有司者無慮數千人取甲乙走聲名於  
時踵相接也雖其溪山秀絕精華磅礴之氣實鍾乎人  
物然閱於古而發於今豈適然也哉殆由近世承流宣  
化時得其人克敦學校之風以作成而勸勵之也唐以  
前尚矣自鄴侯李繁新夫子廟養士其中韓文公文之  
于碑杜牧之書其碑陰處州之學聞天下五代割據廢  
徹掃地宋興至康定中孫威敏公首請于朝創立黌舍

在鄴侯故址之東南一里而近其制加侈焉士始喟然興於學其後或因或革不可槩考要以一時二千石之賢否而為其盛衰宣和中盜起睦州隳于兵火故侍御史黃公葆光乘殘剝掇拾之餘更造今學殿堂環廡齋庖翼外總為屋九十間有奇而缺其三分之一後來者欲有所加顧力不給則熟視罷去歷二十年當紹興壬戌天子垂意儒術詔諸郡葺學宮而華陽王公提屬守是州公達於政理以良能稱當世其為郡如津人之操



舟縱橫曲折心諳手習弗遽弗留暇而必濟故承上之  
命敏有餘力通守陳公大節君子儒也實佐佑之越來  
相視孰弊宜理孰闕宜增條其所宜用下之六邑六邑  
之長皆善士樂聞其役而勸趣之秋九月丁未麗水至  
起教授廳于講堂之東辛丑縉雲青田至起執事位中  
門之左己酉松陽遂昌至起齋于殿廊之右斤築雲集  
恥陋矜先于新既成亦舊是飭端傾除腐暗昧載彰周  
邦嚮風多士滋至乃增弟子員益本錢百萬出廩米以

贍給之生徒欣繪公像而祠焉俄解印綬去而毘陵徐公汲實來公老於儒學早以德行經術為後學師表其治民如圃者之藝木根深本遽養以風雨勿震勿撓用觀其天庶幾於教化視事之始即詣泮宮周覽舍宇問興造之本末曰七尺之軀風骨之貴賤視其面目千里之地人材之盛衰占乎庠序今學之門絕居西偏面勢不端襟抱虧缺恐不利乎學者蓋從而新之諸生合辭而進曰噫前人病此久矣而其地舊錯民居營求百方

靳不可得王公易而獲之方遷是圖去弗及舉用有遺  
恨留錢二十萬以備其費曰後有賢者成吾志焉其有  
待於公也於是龍泉之材適至乃規屋七楹為南北嚮  
屬之兩廡闢三門其間所須而未具者一瓦一釘一椽  
市以其直無擾于民經始於十月之乙酉而成於季冬  
之甲申宏正顯敞裏外軒新棟聯宇匝其氣弗漏山迎  
水赴天置神設他日車馬從人靡限降登旁徑殿門中  
貫講舍喧闐雜蹂人用弗嚴及門斯成始有闡闕明年

元日公率僚吏謁拜聖師下車鞠躬屏騎從于大門外  
儼儼秩秩至者肅然父老嗟歎謂自有此學門庭幾更  
而氣象可觀莫與今比吾邦殆其興乎請書其事俾後  
人知所從來嘗聞古之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直  
患不得為耳曷嘗得為而不為也後世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宣恩澤不流雖有天子之命鮮或能奉承之幸此  
邦繼有賢侯以克紹前列布宣上之德澤惟恐弗逮遂  
濟厥功可書也已書不書於二公何有雖然使天下郡守

皆如二公之賢則聖主之德可以覃乎無外使此邦之  
後來者能繼二公之迹則國家之澤可以垂於無窮誠  
不可使無傳也於是乎書紹興十三年二月九日記

拄笏軒記

鄱陽方彥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為軒以揖  
溪山之勝名之曰拄笏書來屬余為我記之余惟賢人  
君子方未遇時汨汨庸俗之中其高標逸氣不受埋沒  
往往傲睨於窮山遠水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虛相

高此風特盛謝安石蘊濟時之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志猶不少衰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心王右軍譏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遂自誓棄官窮登臨之娛以廢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效之放曠益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挂笏看山邈焉絕俗世以為無用之散材處之於功名禮法之外惜其邁往之氣亦有過人者若折節於聖人之中道豈不為天下之奇才哉國老故天官侍郎公之子風流

人物卓爾不羣自未冠時已與計偕其文學才猷能業其家方當世用非為慕東晉諸君子者顧懷抱利器未有所發斂跡塵埃中無以自拔故聊抗志山水之間觀其妙年能自標致如此則胸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使他時遇合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碌碌而已乎如宋廣平之却揖以沮姦褚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身以擊賊追其風節尚能無愧古人必不至作王坦之臨事顛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蒙泉龍堂小記

荆門為邦依泉而立飲濯烹飪咸仰以生下流灌溉功  
利尤博唐人題詠目為蒙泉而今所封實惠泉或曰北  
為惠南為蒙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繪龍扁鐫  
嚴閱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隳陋神弗顧歆日就湮  
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  
載葺民居以其工力之餘稍加疎汰出其瓦甍榛壤積  
如丘阜如鼻去窒如眼去翳源流益滋池用淨澈夏苦



早曠築壇其傍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  
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懋請新泉上之亭而  
甃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平之舊觀庶  
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秋復不雨禱之又  
應歲則荐稔嗚呼此邦之人戴善利侯之德其可以怠  
十月望軍守襄陽王某書

潼川修城堤三橋記碑陰

紹興丙子秋九月余以轉運判官行部至梓登牛頭峰以

望江山秀絕形勝雄偉而雉堞頽圯莽為丘墟以問左右  
皆曰自癸酉大水之後陵夷至今民力凋殘未之能復  
居人不寧偷過朝夕常惴惴焉恐漲潦之復至也時太  
守鄱陽張杞南卿余故人也方校類試之士于成都不  
及見則招其子大壽而語之為我白而翁郭郭如此其  
何以為邦盍圖之庫有某錢庾有某粟以具版築費後  
得南卿書欣然即事起工東北隅屬於南門經始季冬  
至明年四月而罷偶其家不幸以病死者二人冬十月

南卿又卒于官而憲車賈直清茂德亦以七月下世或  
追咎土功干犯禁忌所致會余蒙恩移節憲臺十有一  
月至治所且攝府事有詔發廩以賑旱饑凡羸瘠之民  
靡不霑上之澤以免於溝壑而梓俗尚氣其農家之少  
壯者雖糟糠不繼猶恥就給於官於是上府倅李鄴會  
用度之出入裁節冗濫掇拾遺餘以興修城之役高其  
庸募民俾食其力民歡趨之自南門而西至于北門又  
繕捍水長隄補隍岸之缺起石橋于三門之外其詳見

于今碑將舉事或曰公其鑒張侯之禍姑止若何余曰  
南卿之舉我實啟之其死適與事會我若畏禍而輟是  
危人而自求全也幽明之間得無負乎吉凶命也卒為  
之閱四月而三役成災厲不作邦人以安余與僚屬俱  
無恙梓之士大夫刻石以記其成余以為是無足記者  
而余發端卒事之本末則不可以無述因書之碑陰初  
宣和間之修是城也見于廉訪使者王總之奏為工三  
十八萬九千五百有奇縣私附益者不與焉梓去邊徼

遠承平無事而創為樓櫓一百七十餘區一路告病既成自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下至督役執事之人增秩有差十邑各有分地歲歲葺之至靖康乃止公私之費不可計父老具能道之余今併書于此非伐一時事以暴前人之失蓋欲後之君子知張皇欺罔害民以徼進獲福無幾遺愧無窮不可以不戒戊寅八月十二日

雲山臺記

潼川憲治之正寢卑庠湫閣歲久滋敝更癸酉大水之

後氣益陰濕居之多疾紹興丁丑秋八月余自本路轉  
運判官移節而來易其舊而新之凡百所須一不以煩  
吾民時郡有以淫鬼誑俗者方鳩木為鬼廟乃沒而入  
之官後圃有澄清堂頗閎壯而不適用亦命徹之于是  
寢材始具八十日而告成澄清既隳故基歸然因聚其  
土而崇之為臺其高二尋廣二丈二尺冠小亭其上翼  
以欄楯經始季冬成于明年之孟夏余與客升焉問客  
曰杜子美有梓州臺上詩臺安在哉客曰臺亡久矣抑

公為此可以補此邦之闕矣遂摘杜詩警句之二言以  
名之曰雲山臺客曰昔楚子游蘭臺之宮有風颯然披  
襟而快之宋玉賦雄風以諷今子居高明處臺榭遺暑  
濕于雲霄之上進風涼于山谷之間誠亦快矣獨不念  
疇耘畝畝者有泥塗暴露之勤乎偃側閭閻者有溫暘  
煩寃之苦乎郡縣之獄有淹繫于縲紲者乎村落之氓  
有追胥于道路者乎使民不時有役于官而不釋者乎  
聽訟不決有留于庭而不去者乎吾聖天子憫農功寬

力後下踈決之詔雖身居九重未嘗一日忘民子為部  
使者逍遙臺上軼溽暑而延清風若不能上宣主澤下  
求民瘼則登臨之際得無愧于騷人之所賦耶余再拜  
謝客曰是吾心也然則斯臺之作雖取名于杜陵之詩  
而實寓意于蘭臺之賦以自警也後之君子知我罪我  
其在于斯乎紹興戊寅七月望日記

台州重修普安禪寺記

出臨海郡治之西四十五里曰寶藏巖衆山環合一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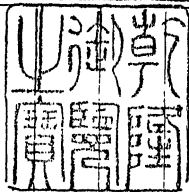


特秀有古招提相傳權輿於蕭梁之世舊為安衆院治  
平中改賜今額其為十方以長老住持久矣睦寇之亂  
焚圯赤地歷數代十有餘年頗復興葺而院小力薄當  
徃來之交日不暇給趣過日前訖無全功紹興閏逢攝  
提格之歲故丞相高平范公過之慨然以語郡守睢陽  
劉公棐曰物之廢興繫其人公盍擇所授庶可復乎於  
是選於叢林以保寧璣之子彥筠主之筠游方罷參衆  
推耆宿至則因殘就窘左支右補俾住者安居游者飽

食然後斥其贏餘助以檀施次第建立不亟不徐飾故  
創新以底于大備庫有司衆有寮爨有廚浴有室安僧  
說法各有堂宇而佛殿歸然居中三門兩廡旁帶前揖  
荒基替址復為寶坊齋鐘粥魚鏗隱林壑師曰吾院具  
矣然山號寶藏而經龕梵度闕焉不設名實不相副乃  
書抵瀘南帥馮公檄得經五千四十八卷規為轉輪大  
藏中栖千函外覆大屋學者悉取觀之裒其施入用佐  
供餽一日其徒來告曰師之為勤矣勞身苦思垂二十

年乃克成而未有紀述惜其遠且無傳敢以為請予舊  
與筠游其始來茲山謂予曰剝無大小顧為之如何古  
人住山披茨棘蹈虎虺孤坐巖谷依草木而食其實徒  
屬從之贅聚其旁苦蓋茅草及道孚而化行來者益多  
則稍稍棟宇以漸至于華大後人安享之謂是固然而  
不知厥初之艱勤也夫利人之資而享其逸孰則不能  
今吾剝雖隳敝之餘不猶愈乎姑寘吾力焉奚憂弗集  
予疑其落落難合及今而信嗚呼筠可謂克踐其言者

矣予樂其志之有成又喜其不予欺也故書俾刻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濱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五

宋王之望撰

跋

跋趙祖文七進圖

先君宣和在京師與竹隱公游喜稱誦其詞章後公  
出帥南陽過博望題詩傳舍自序少時娶田氏于襄陽  
攜家往來今三十年過之當時之人獨身在耳因感退  
之始興江口詩和之云邯鄲枕裏人何在華表聲中鶴

僅存世事悲歡三百載此懷欲與退之論乙巳歲先君  
經行是驛見壁間粉牌曰此趙承之詩也小子識之時  
公已歿後二年而先君不幸又十八年見公從子祖文  
于武林出所畫七進圖示余觀其跋云圖中所存今惟  
二人因追記博望之詩則當時目前相逐者又零落如  
此而余亦孤苦流落行且老矣感歎之餘為之出涕然  
此圖文甚雅麗畫又妙絕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者也

跋魯直書東坡卜筮子詞

東坡此詞出高唐洛神登徒諸賦之右以出三界人遊  
戲三界中故其筆力蘊藉超脫如此山谷屢書之且謂  
非食烟火語可謂妙於立言矣蓋東坡詞如國風山谷  
跋如小序字畫之工亦不足言也

跋光祿堂記

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先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  
折殘缺為之悵然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安得



好事者復摹諸石以為吾邦之偉觀也

跋姚令威詛楚文

詛楚文三集古所錄不及亞駝意秦詛楚時名山大川皆有之其出有先後耳秦自殽之敗與晉為仇通盟於楚當自此始古者諸侯祭不越望亞駝并州川屬晉秦楚結好以損晉乃越境而質之何也蔡君謨謂古篆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今觀此文信然如不為丕康為庸失為泆甚為湛者為諸義為懺以文考

之於義皆允然余以類求之其曰穆公成王是戮力相  
好是字似當作寔也春秋左氏宋人來渝平公羊穀梁  
作輸平杜預以渝為變二傳以輸為墮釋音渝羊朱切  
輸式朱切此文云變輸盟刺則輸與變類蓋古渝輸字  
通當讀為渝因知二傳釋經之不及左氏也會稽姚令  
威推考此文甚詳多所釐正謂余曰岐陽石鼓世以為  
史籀所作本無所稽特見韋韓之詩惟此文戰國時書  
石刻中最古且筆法精婉非後世所及今威好古博識

篆隸八分無所不工而以此文為宗其言宜不妄觀者考焉

跋傅欽之手帖并溫公東坡往還簡

服膺傳獻簡公之高風恨生之晚不得與執鞭之役一日其孫守攜畫像手澤見過遂獲瞻公之儀以想其德窺公之字畫以求其心及觀溫公東坡之帖又見公交遊之盛所以切磨之益則與升其堂見其人聞其論何異哉茲非幸耶

跋劉提舉事迹

余讀兩漢史見當時奉使絕域者皆間關於萬死中卒以智力成就其功名嘗歎息以為近世不復有此堅忍之士矣今觀劉君所為乃知世不乏人顧其所用之何如耳

跋陸子履簡尺

修撰公豐碑大字美矣而簡尺間小字尤自在可愛宜醉翁以繼君謨也

跋閬州呂守文靖公手軸

名卿鉅公文章字畫傳寶於世者多矣至於場屋程文未嘗覩其真蹟文靖公應鄉試詩賦卷至今尚存明堂之棟此其萌芽也豈不重可寶哉一代宗臣典刑未泯雖有神物護持抑可以見其後昆傳家之懿矣

跋蔡瞻明雙松居士圖

天台之麓梵釋之宮長松對植天矯雙龍拔地俱起兮摩天掃空雄吟雌和兮萬壑清風下有丈人兮屢從

容翫此歲寒兮何必友園綺而交黃公歸來明堂須棟  
兮無留滯乎山中

書榮節婦傳後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待傅姆也秋七月  
叔弓如宋葬共姬公羊曰稱諡賢也穀梁曰外夫人不  
書葬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伯姬正矣然其死近於  
無名故左氏以為女而不婦榮節婦掖姑逃賊以姑老  
故及於難與伯姬之待姆孰重婦人之愛子也過於己

節婦不以二子之命易其守與伯姬之禍止其躬孰難較二人處死之得節婦其尤也伯姬以諡稱則節婦之為節也宜哉春秋賢伯姬詳書其事至今與日月爭光節婦遭聖世褒揚義烈而大諫公上其狀以應赦書遂當列於國史昭示無極節婦視伯姬夫復何憾春秋以吾女故隱伯姬而葬之則大諫公之汲汲於節婦之傳為合乎春秋之義殆亦將牽聯得書矣

題覺慧大師與權歲寒圖

野曠山深老樹無陰憩疾者誰來蹤莫尋支頤注目萬  
事無心嗒然喪我枯木龍吟

傳

桂女傳

桂女李姓桂字襄陽穀城杜母人也桂年始笄桑仲據  
襄陽漢上大亂有羣賊夜入其家桂與昆弟避於屏處  
其父為賊得桂從隙中見之趨而出謂賊輩曰凡吾家  
之所有惟爾曹之所取吾父老矣幸諸君釋之賊不聽



則引父之裾而慟賊徐見其色悅之欲劫與俱行不可  
及脅之以刃桂曰吾父為賊擄吾尚奚以生為此身有  
死不可以辱于賊也聲容俱厲無沮撓色賊度不可彊  
遂殺桂而卒免其父桂女之見殺也親戚鄉黨莫不為  
之歎息流涕傳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然世罕能蹈之者至於臨難不苟免忘身以徇義雖  
古烈丈夫猶或難之孔父仇牧死於其君春秋書曰及  
其大夫賢之也秦漢而下至于今數百千歲其間身徇

君親知處其死者求之於史蓋寥寥然絕無而僅有  
彼皆豪傑之士尊名教守節義為人所難為固宜如桂  
女者閭閻間一處子耳乃能倉卒之際奮不顧難與古  
烈丈夫爭為難能賊入其家而身不避刃如其頸而色  
不變知惟父之免而不知死之可畏不亦絕人遠也哉  
今夫為人臣者食君之祿身戴高位德不稱而謀不臧  
陷君於難顧安視之或更役於仇人以煽其禍彼所以  
安於戮辱不能引決者非必為姦徒畏一死耳天下之

禍莫大於畏死夫以仲由冉求聖門之高弟而天下後世之所謂大賢人也然孔子期之止於弑君父之不從而已盡此而不從小則殺身大則亡族其節亦甚難非求生以害仁者所能辦也故人苟畏死則凡可以得生無所不可為然而未必其不死也斯人之徒宜禽獸之不若顧猶醜然面目立乎天下自以為善避禍聞桂女之風亦少愧哉王子曰吾聞桂女平昔為人性甚和柔寡語言與家人處雖犯而不校父母有所賜推善者以

與姊妹而自取其惡者人視之退然者也乃一旦能爾  
哀哉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石君墓誌銘

紹興十九年夏六月庚申通判台州石君滿秩去官郡  
之士大夫與四方之寄寓者燕餞閱月祖送傾城予與  
送君西郊慷慨言別後二十餘日聞君病未幾訃至凡  
前之送客相與驚悼流涕且憂其貧無以舉大事既數

月其孤純臣以書與行狀來曰葬謹具惟誌諸墓者未  
有其詞丈人其為之銘予惟君之舊與其孤之志悲且  
憐之義不得辭按衛康叔七世孫靖伯食采於石後以  
為氏碣書春秋漢萬石君以孝謹顯厥宗遂大永嘉之  
亂曰舉南渡為建安太守子孫散處吳越或家于會稽  
之新昌枝葉蕃盛為東南望族君曾大父諱象之官至  
太常博士盛年掛冠自丞相潞國文公而下皆有詩送  
行優遊丘園四十餘年以卒其潛德懿行見於清獻趙

公之誌大父諱景勲隱逸不仕父諱師聖有聲場屋贈  
右朝奉大夫母韋氏贈宜人左朝議大夫知明州累贈  
特進驤之女君諱延慶字光錫六歲而孤自知力學穎  
悟絕人既長遂工文詞應鄉舉第一登紹興二年進士  
第授左迪功郎容州司戶參軍未赴試中教官改明州  
州學教授又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終更授左從  
政郎入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左宣教郎充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親賢宅講書宗祀明堂辟提點事

務司幹辦官永祐因山總護使辟掌牋表尋除國子監  
丞言者論其常見執政私第叱其典謁出添差通判台  
州以賞典年勞累官至左朝請郎去台感末疾請致仕  
未報秋七月辛巳卒于新昌享年四十九遠近來赴哭  
之皆哀冬十二月庚申葬於嵎縣剡山之原君伉儷磊  
落襟抱夷曠嗜酒愛客雅有風味杯觴流行沈酣笑歌  
怡然放懷不屑韁鎖見之者無不心開意豁忘戚戚拘  
窘之態以故人多喜其為人識與不識皆字之曰光錫

尤樂調人之急倉卒扣門未嘗以有無為解吉凶不能  
振者輒身任之舅壽卿官會稽舉郡癘疫死者相枕藉  
莫敢過門君躬自調護宿食其家人或止之笑曰死生  
命也一無嫌憚之色其所為類如此四明更兵火後學  
宮不葺君請而新之泮宮之制始備生徒沓來遂舉鄉  
飲之禮明酬酢降登揖拜之節考訂甚詳後朝廷取其  
法頒之天下三歲一行以為定式歲在癸亥始建郊丘  
臨安君因面對乞備五輅以嚴禋祀從之自翠華南巡



儀物草創大駕鹵簿至是赫然君平時脫略細謹咸以  
為不羈之才及論議設施皆大典禮人始知其不可量  
也素不歷州縣而臨海之政詳練敏達輔以儒雅士民  
安之與其兄嗣慶篤相友愛兄守江陰卒于官奔哭護  
喪奉祀極力事嫠撫孤甚有恩惠當世英俊多與之遊  
俸稍所得索於賓客身後無儋石之儲浙東諸司俱治  
會稽協力經紀其家養生送死始賴以濟君之素行由  
是愈彰君之舊名襲慶集英唱第改賜今名娶同郡鄭

氏封安人三男曰純臣純孝純行皆傳父業女二人尚處長許嫁右廸功郎處州青田尉陳達善自中興以來連取三科者惟君一人人物秀一時聲名籍籍衆望且大顯雖君亦自負而止於此庶幾裕其後人銘曰

石宗渡江蕃於新昌厥材如林杞梓豫章猗歟光錫實惟其良連掇三科英聲洋洋興舉墜典禮文有光青冥鍛翮厥飛不揚以位準才十未一償嗚呼弗延惟命之傷琢銘堅石永閼幽藏

遂寧馮君墓誌銘

馮氏之先避唐末之亂自秦入蜀兄弟三人散居遂普  
縣三州間皆為著姓而遂州之馮多隱君子君遂之小  
溪人也曾祖諱堯民以經術操行高于蜀聞于朝廷仁  
宗時再賜粟帛熙寧初召試舍人院不起其生也何公  
聖從論薦甚力歿則無盡張公以文表其墓子孫世其  
風流故居者重于出處仕者輕于去就皇祖諱正雅明  
經中第元符間提舉三門輦運以上書言事免與其弟

正卿皆名刊黨石終朝奉大夫皇考諱芝五試禮部不第州舉八行辭不應鄉人稱為小隱君以別于其大父云贈右承事郎二子長曰耘以祖任入官鎖其廳試上舍登科亦恬于進取終左奉議郎利州州學教授君其季也諱耔字與忠力學多聞居家孝友與奉議公同居四十餘年雍睦無間宗族之貧不能婚嫁者君任其責紹興初黨禁解大夫公始得致仕恩補君將仕郎非其志也諸臺數辟置不就乃擇君所便屈監荊井鎮酒稅

荆井去家不百里親舊勸駕君忻然從之踰月即棄去  
遂終身不仕浮沉里閭日與賓客談笑把酒篤于風義  
施窮周急不計有無四方遊士至遂者皆主于君館之  
雖久不厭益歡一時名人多與定交或為文詞以贊頌  
其為人君性樂易純誠不與物忤而遇事分別是非確  
然不可奪鄉黨愛而畏之咸取直焉古所謂一鄉之善  
士其君之徒歟年五十有九以微疾終于家實紹興丁  
丑季冬之丁巳也始娶潼川王氏左通議大夫維之女

今夫人普慈王氏左朝散郎深之女男曰稷左迪功郎  
瀘南沿邊安撫司準備差使曰吳帥早夭女曰穆嫁鄉  
貢進士李朴而卒曰稷尚幼稷學行修整敏秀而文余  
使諸兒從授學焉因得與君遊知君為詳是宜其有子  
也累世隱德其將發于斯乎稷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  
所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出處何常惟其所適不違己以徇物則超然于欣戚君  
蘊不施其志則逸歸安此丘子孫逢吉

故萬氏夫人墓誌銘

余為博士太學有王生十朋者來學焉余得其程文在  
百千人中卓然也因置之異等其後學益邃論議益純  
而文日益奇月校歲考屢先多士紹興十九年秋遂試  
上舍為第一諸儒厭服無異辭俄而母夫人病以九月  
某甲子卒明年冬十有一月某甲子與其父合葬于先  
塋之側白巖之原將葬使其徒鄭生遜志來致其辭曰  
十朋罪逆急一第為親榮鼓笥去家而吾親下世病不

嘗藥餌斂不視衣食星奔而歸闔棺在堂叫號不聞懷  
痛窮天已矣雖萬鍾之養亦無及矣惟有圖所以不朽  
者敢乞銘先生以掩諸幽以贖其不孝以慰吾兄弟之  
思羸瘠餘骸旦暮死滅不能自致宇下謹扶杖再拜授  
書門人惟先生哀之余發書流涕時適有遠役以裝遽  
辭而請益勤重傷孝子之心乃為之銘夫人姓萬氏溫  
州樂清人曾祖諱文會祖諱安父諱勇皆隱德不仕夫  
人未笄歸里人居士王君事舅姑以孝謹聞姑沒三十



年每春秋薦饗哀慕如初居士諱輔字安民賢而好學  
夫人習於見聞亦知書史能道其梗槩每以古今篇詠  
口授兒輩居家有法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無少長一遇  
以禮見僮僕無惰容嚴於內外之分族屬非至親不接  
也鄉人春月婦人集僧舍觀佛事夫人曰婦人職處閨  
房此何為者終其身不遊宗族化之遊者為息居士好  
賓客夫人常儲饌以待雖倉卒辦具未嘗告乏遇其子  
之客加厚且能料其人曰某也異日必達已而果然居

士知其才任以家事內外之務畢舉而尤篤于教子愛而能嚴有過者年雖長不少假初居士每以學校中廢為其子病卒之明年太學興三子既除喪夫人悉遣受業泣送之曰吾割愛遣爾豈不旦夕念哉乃父之志不可廢也行矣勉之十朋文喜已出不蹈時俗前此數不利場屋夫人撫之曰得失有命顧所學如何吾不以為戚戚也其明達識道理類如此十朋既知名于時今為太學上舍人而二弟壽朋百朋亦以學行自立稱善士

雖皆居士之教而夫人之力為多夫人享年六十有七  
臨終區處後事了了不亂三女皆淑慎長適邑子孫彥  
詔次適萬世忠能宜其家次許嫁支鴻孫三人孟甲孟  
乙孟丙嗚呼世之賢材多由母德母之于子習而切故  
其訓也入如夫人賢是宜有子哉銘曰

婦無非儀曷窺德美欲知其人視夫與子夫稱善人子  
騰令名夫人之賢厥有典刑白巖之阡伉儷同穴刻銘  
斯石千載不滅

行狀

故客省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第

十一將郭公行狀

君諱成字信之姓郭氏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其先居儀  
州之華亭徙焉曾祖而上世系無所考公初應募為弓  
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熙寧七年討河州路白城叛羌  
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內殿承制元豐  
四年朝廷合五道兵趨靈武公將涇原選鋒八百騎賊

扼溫葉隘王師不得進公出奇力戰身被數創而氣愈厲賊潰獲級七百二十生擒六十二人遂至靈武有酋馳突陣前不可耐統制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公請行伏於路傍賊至躍出斬其首馬上以獻昌祚大喜是行諸將皆以不利奪官公獨進階四等為涇原第十副將尋遷為正有部將盜軍實覺公不忍窮治杖而遣之副與公有隙訟公輒杖部將坐免復起為經略司準備將領第五副將終更再留紹聖三年秋夏人犯鄜延涇原

出師牽制之攻其石門峽之新堡六晝夜拔之公力為  
多明年三月詔合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築平夏城  
置第十一將以戍之在渭州之西葫蘆河之大川土地  
平衍袤數百里西直石門北當默音峽東有減泊口溫  
葉隘皆夏人出入孔道於是建盪羌九羊鎮羌通峽靈  
平五寨而平夏處其中元帥章綎議曰新邊控扼賊衝  
將宜得人誰可付者諸將皆曰非郭君不可綎趣召公  
相見見其魁龐福艾且數有戰功遂奏為第十一將駐

平夏敵失地利朝夕憤怨明年十月乾順與其母空國  
大入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某最知兵平夏下則諸  
壘悉平郭某得則諸將悉降其餘不足圖也遂縱兵合  
圍自默音峽為連珠大寨東抵葫蘆河減泊口西連石  
門峽九羊寨南扼熙寧寨古壕門綿亘百餘里其名將  
六路統軍威明阿密主攻城於內西壽監軍默拉都克布  
禦援師於外穴地道堙塹激火起樓車衝輶以臨城中  
迭進番休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公沛然若平時隨機應

變方畧不窮自庚辰至壬辰賊死傷不可計國母者恚  
恨務面流血一夕遁去圍方急諸路援兵大集壁於古  
壕門與賊對壘莫敢動有郭祖德者以同姓故常兄事  
公時為統領責誚統制諸將王恩姚雄古种朴輩曰平  
夏存亡所繫非輕失平夏則新疆皆沒涇原危矣公等  
奉命擁精銳赴危急宜以時進戰併力破賊乃臨敵巽  
懦按兵不出其如國家何且吾兄百口旦暮為擄諸君  
忍坐觀邪萬一不守必有任其咎者恩與雄古曰方且



圖之朴曰兵未可出宜令郭統領登高視賊虛實見可而後進祖德曰諾乃以千騎上東山以望敵充滿川谷不見前後俄而賊騎奄至祖德幾不脫既歸諸將問曰敵勢如何祖德曰甚盛雖然願以數千騎突圍而入與兄共守死生以之朴曰無益也我輩不戰非怯也蓋有大不可者夫嬰孤城抗劇賊所恃以堅士心者援兵爾今吾衆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獲以示城中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及

敵既走諸將問公何以守公曰賊何能為吾惟憂諸君戰爾其說正與朴合諸將始服公守有餘力果足制敵初不以外兵為輕重也陞統制官公乃與盪羌寨將折可適議曰賊新竄可乘若輕兵擣其巢穴可以大獲可適以為然乃詣幕府白帥帥以萬騎與之十二月辛巳潛兵將薩川由納木會分六道以進夜至錫幹井諸酋方聚飲不虞見襲蕃官額芬將佐張澤即帳中擒阿密都克布及其家屬偽公主夫人首領等俘馘三千餘人獲

牛馬羊以十萬計振旅還平夏二人皆大酋有智謀勇健善鬪歲入盜邊朝廷久知其名捷至哲宗大悅百僚稱賀於廷轉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上遣中使齎詔獎諭賜以御府兵器袍帶金帛之屬寵靈顯赫邊人榮之帥竒公功思有以慰其意移知德順軍使晝錦還鄉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覃恩轉客省使夏人知公去平夏侵擾不已帥亟召公還賊不敢復犯崇寧元年春三月命諸將合力築綏戎懷戎二堡而命公獨

以本將兵城合流平會天大雪督工不息暴露得疾歸  
四月一日卒于平夏城享年五十有六上悼惜之命走  
馬承受張永鐸撫其家賜銀絹五百遺表外特官其婿  
張符為三班借職六月甲子葬于中安堡祖塋之側公  
之為內殿崇班右騏驎使以年勞州刺史客省使以  
恩需其餘皆以功遷娶趙氏再娶范氏封永安縣君子  
男三人漆浩涓漆早亡浩今為某官涓修武郎天都寨  
兵馬都監五女皆適宦族公資貌豐偉襟度坦然踈財

好施喜賓客撫養孤窮甚有恩惠守邊城二十年廩稍  
随手盡衣食粗給及任子先錄猶子二人初夏人犯沒  
煙峽公與折可適禦之被圍可適馬乏公推所乘之馬  
與之曰公決圍去我留死戰以家事累公可適曰公幸  
有親行矣我以死報國相持久之士衆感泣部將王告  
乃以已馬與可適於是分隊鏖擊賊大敗全師而歸其  
獲阿密都克布也帥以軍受俘稱公之績嘉嘆再三公曰  
此折防禦之功也可適亦曰我與郭君異道而出郭君

實獲二首某何力之有帥曰諸將惟務爭功二君乃爾  
相推邪遂俱被褒賞公嗜酒飲數斗不亂其駐平夏也  
知城王之才者讒公曰縱飲廢事帥因召公至則燕飲  
終日酌以巨觴公盃至輒盡而不見酒色夜中罷會與  
論邊事條陳慷慨貌整肅而語有倫帥異之乃出之才  
謗書示公曰彼將有不法而憚君邪有則以告帥得為  
君理之公謝守邊無狀宜致人言之才無罪且無之才  
公安得聞此帥益賢之翌日稱於衆曰郭君度量不愧

古人公歸召之才與飲慰安之之才愧謝副將李萬者以弓箭手馬假人時約束甚嚴走馬承受欲按之萬憂恐不知所為公語萬曰第無慮將不忍副食貧而失祿代副坐之可也承受者感其義遂不復按嘗居平涼縣令馬希道者廉吏也官罷不能歸公憐之時方免官貧無他資盡質衣服弓劍為令辦裝令始能去公為將甚得士心所至畏愛既全平夏擒二酋威震西鄙雖小兒女子皆知公名及其卒也往往嗟咨流涕而平夏之人

德公尤深祠公于城之西水旱疾癘必禱禱必應廟享  
日嚴宣和元年廉訪使者王孝傑以聞上親灑宸翰曰  
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其議所以名其廟  
者有司請榜其額曰仁勇詔可嗚呼生有大功死為明  
神威福一方以享廟食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非精忠  
偉烈貫於幽明凜凜之氣歿而不朽者邪公之亡諸孤  
尚幼邊方少文人儒士失於紀錄故事多遺逸獨其卓  
卓者猶播衆口不可埋沒謹錄其實以備史氏之闕謹



狀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十六

宋王之望撰

祭文

祭范相文

鳳凰麒麟千載一出卿雲呈霄俄頃滅沒猗嗟我公希  
世之英命之不延天嗇其齡惟公少時豪氣凌雲射策  
丹陛名高劉蕡及在諫臺大體則爭不屑細碎言重陽  
城靖康之末天降禍災餘分竊位代邸未來公勤濡足

起振其頽首發大義羣言莫回復政長樂大義充諧功  
在生靈口不自媒謗書雖入金滕自開起公江湖寘公  
憲府亟參大政遂相明主獨運廟堂折衝樽俎如山不  
動內鎮外禦軍書交馳羽檄旁午公居其間從容笑語  
盜遍海內敵臨江許公相一年天下按堵一言不合公  
遂勇退帝豈不懷公方壯歲期公百年社稷永賴方壯  
而殞出於意外壽少焉周年減如晦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惟我小子早辱公知愛等兄弟恩均父師悲歡離合

二紀於茲我困蜀漢公罷鼎司攜孥蹢躅萬里來歸貧  
賤之交弗渝故時口借其譽心恤其私饑食公食寒衣  
公衣脫我溝壑繫公不遺謂當久久從公以嬉云胡不  
淑哲人其萎山傾海竭魚鳥何依西州路絕東閣人稀  
醴酒不設總帳空垂今其已矣尚忍言之殺羞既陳清  
酒盈卮想公平生恍如在斯音容不接泣涕漣漣撫棺  
一慟終天永辭

祭綦內翰文

古今所難莫如文詞文詞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為使世當承平優游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乎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為號令以宣道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係成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材不能善也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於翰苑者凡歷幾年

於茲其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  
乎兩漢之奇而隱順體勢參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  
之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人皆以為得體雖咕咕然  
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之間天下  
稱以為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其誰其學問之富上  
探六經之淵奧旁獵子史之浩博而近尤熟於國朝一  
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  
間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

嘉謀碩畫密陳於中禁而係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人  
不可得而周知盛德偉望上方倚以為相而民之無祿  
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文喪哲匠所以識與不識皆  
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受教蓋一紀以  
摠衣公不以為不肖慰薦誘掖矜憐撫翼之意蒙最厚  
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縻於斗食不得伸一慟  
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一哀而已若乃感念  
舊德而懷想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

祭宜州歐陽氏姊文

嗚呼我生不辰幼遭憫凶七歲失母踰冠而孤同產之  
愛荐遇兵禍死生契闊今餘一人姊先南來意必無恙  
云何不淑亦遽天傷荼毒蒼天痛酷蒼天惟姊為人天  
資明哲既歸華族內外咸宜克育竒兒聰敏是似謂成  
偉器光我外家豈期母子相繼淪謝一歲之內逝者四  
人身既零落爰及苗裔王氏之出絕於高門何辜于天  
禍至此酷嗚呼哀哉姊於兄弟我愛尤厚鞠我字我恩



勤備至自姊之別無日不思襄漢大亂骨肉凋喪數口  
避地西走漢中念姊在南乃心懸懸涉險萬里惟姊之  
故我困東甌姊在南越雖間嶺海會有見期姊家書來  
踴躍以喜謂承吉問以慰遠懷發函中讀忽覩凶報驚  
惶痛駭號叫失聲泣血拊膺五情割裂嗚呼哀哉姊歿  
三歲我始獲知哀信未來猶謂姊在日日以冀庶幾見  
之自今以往此懷絕矣昔與姊別我尚未婚今婦惟張  
有子惟鏞願一見姊俾其識姑噫其永已夫復何言萬

里聞喪奔赴無及遠寓一奠魂馳形留南望長號絕而  
復活

處州同官祭王守閣政恭人文

惟夫人體鍾純懿胄出高華作配君子弼成有家易稱  
中饋禮標內則由始暨終其儀不忒顯顯使君四佩守  
符循良之政所至藹如自家移官厥由內輔成此令名  
夫人之助積善之報既壽而康死生奄忽理不可常煌  
煌雕軒來未閱月一卧不起聞者悲咽凡我諸人素仰

德聲恭陳薄薦用展哀誠

處州同官路祭王守恭人文

夫人始來時維孟春魚軒徐驅風和日曛鼓樂在前迎者如雲夫人今歸歲既暮秋靈車既發雲慘天愁哀挽悽然聞者涕流令德在躬云胡不淑日月幾何來歌往哭丹旒西飛祖送傾城道周一奠鑒此悲誠

處州州學立孫威敏黃侍御吳冲和三賢祠堂

祭文

昔蜀之儒盛於漢時推原其初志則有詞曰文翁倡其  
教相如為之師蜀人懷德實用並祠括蒼之學威敏始  
之買田息錢以經紀之維時冲和講道於斯風同齊魯  
冠屨委蛇兵火之餘侍御改為請書於朝學者是資三  
賢之澤于今不隳相望百年異軌同馳侍御未遠有像  
巍巍威敏冲和以久見遺我訪於人載寫令儀萃于一  
堂以永厥思嗚呼典刑將在於茲

處州州學上丁祭三賢文

猗歟三賢澤流此邦歿有餘思用祠於學仲春之月有事上丁敢以茲辰併陳薄薦

登第告考妣文

某爰自孤露游歷艱苦每遵先訓不敢廢學乃今年旅試省闈叨在第六蒙恩賜第改授左官且有師儒之命此皆先考妣積善餘慶流於後人故不肖之孤克繼緒業永惟罪逆致身遲暮雖竊一第不及拜親感慕悲哀痛貫心骨但當謹奉遺體恪守義方思所以立身揚名

顯我父母者恭陳薄薦以告廟筵

監學同官祭馮國正文

嗚呼淑人君子天道所祐必壽必貴必昌其後或昇一  
二或享其全德有厚薄天道匪偏子於三者是宜兼得  
靡有一獲理莫可詰秩惟選人年止彊仕一兒未冠先  
子而逝兩喪相望曾不朞年弔哭無主惟殯蕭然老母  
寡妻泣血號天人誰無死子為酷焉福善之訓於此為  
愆世之論人大致有二外觀其容內觀其器子之識度

深厚莫窺任重致遠士友所期子之風骨凜然瓌異清塗華貫衆謂必至既富文學又挹殊科天若培之而止斯何子素康碩病不旬浹訃音忽傳聞者驚咽惟我同僚久奉周旋數日不集遂為終天奠以卮酒猶想平生臨棺一慟有淚縱橫

荆門到任謁諸廟文

某猥以菲才蒙恩出守視事之始恭見羣祀神以聰明正直廟食此土雨暘災癘實司其柄惟陰相之俾民蒙

其福則吏克有終報事之誠其敢有怠

荊門修造禱諸廟文

惟此軍城近遭回祿憫民人之暴露亟土木之修營力  
役既興工程有限而窘茲風雨病及公私用竭微誠仰  
干靈祀願晴和之借氣俾旬月以收功當候落成別圖  
報謝

荊門軍謝晴文

比以風雪過多公私告病輒輸丹懇仰叩洪私齋戒而



雲氣漸開禱祈而晴暉遂徹精神所格影響不愆蒙感  
應以如斯戴生成而愈篤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改葬先考開故墳祭文

伏自先考棄諸孤家事陵替繼遭兵火二兄凋喪某與  
弟之先流落東南二十餘年罪逆不孝使先考久茲權  
厝每一念之心肝如灼乃戊辰歲秋自太學博士得請  
於朝出守荆門以圖襄奉去年十二月授代還鄉得宅  
兆於小黃口蔣氏舊居之旁坎山之原以先妣宜人張

氏祔又祖考朝奉自塋高屯私門寡祐術者以風水為不利且孤墳在遠看守為難子孫後來缺於展掃今亦改塋此山與祖妣安人同穴父子夫婦會於一區魂靈有知庶慰泉壤今將以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徙靈柩於墳所先考其去故即新勿驚勿留以永享安固之藏

改塋祖考開故墳祭文

自祖考塋於高屯家門多故後嗣零落諸子中綰綽以

無子絕諸孫中之深之美以兵禍絕其餘口夭折者不可悉數術者以為風水不利所致先人常欲改卜力有未及念孤墳在遠艱於看守某游宦異鄉歸省有時恐子孫將來寢闕展掃今述遺意得宅兆於城之小黃口蔣氏故居坎山之原以祖妣安人祔先人先妣陪塋其旁擇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迎置新塋父子夫婦會於一所魂靈有知庶慰幽冥

衡州祭家廟文

某去歲暮春離鄉造朝九月初蒙恩假此使節十一月  
末到官新婦諸孫今年五月至自台州鎮去歲七月就  
親於吳氏今年三月新婦入門與姑偕來蹤跡不定一  
年有半祭祀曠廢夙夜不遑惟大夫家歲時薦享皆有  
儀法是用略依古式修三獻之禮自今以往用以為常  
古大宗小宗之制各祀其先絕者立後祭不敢黷今十  
六叔有之先為之後兩房凡嫂更不置立每遇時祭列  
於從祀五哥已塋亦係長殤今次於二兄之後伏惟昭

鑒

祭鹿頭關白馬廟文

惟神聲藹鳳雛才標驥足蚤負濟時之畧出依圖霸之  
雄傾側荆湘崎嶇巴蜀方將與孔明而並驚致昭烈於  
中興而逢辰不祥當壯而殞氣吞萬斛折轅軸於戶庭  
志在九霄摧羽毛於尋丈凜英靈於千載茲廟食於一  
方某世乃襄人神之邑子讀者舊先賢之傳遐想高風  
游漢臯峴首之間每悲陳迹今者將輸益部取道祠前

瞻古像以欷歔弔孤墳而流涕時雖異代義豈忘情薦  
明信於一觴感盛衰而三嘆庶幾遺烈俯鑒鄙誠

謁江瀆王廟文

惟神發源霸長經營於九州之半浸溉利澤殆與天地  
分功廟食蜀都威神顯赫某自幼至老泝沿大江四十  
餘年而無風波之虞者實神之賜今以職事實來是邦  
其敢不拜祠下區區之誠惟神其鑒之

江瀆廟奏科約文

漕運之司歲有科約制一路財賦之出入益部廢而不講已更十年州郡出納無以檢束姦弊百出公私告病其承乏計事復修舊籍郡為一編凡十有六帙念天地之間幽有鬼神明有官吏公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惟吏與神分掌其柄故官法之所不及者鬼得而誅之惟神尊居四瀆功利半天下而發源啓廟實在此都福善禍淫神得司之則於一路財賦經常之制不可以無所稽也是用焚獻一部以助神之威靈若其蔑棄有司之

籍蠹耗邦財以欺天而虐民者神其鑒之

謁射洪顯惠廟文

惟王生為良吏沒為明神封爵既崇嘉號累錫能見物  
怪出雲雨以利澤萬物威福一方使兩蜀之人奔走祀  
事可謂靈矣某猥因行部道出廟下祇陳薄薦用致微  
誠

謁崇德廟文

惟神功利著於古今英靈震於遐邇父子兄弟爵號崇



極一門廟食百世並隆四川之人罔不奔走祀事某持節兩蜀于今六載免抵罪戾實託神庥敢不拜謁祠下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祭武侯廟文

嗚呼公才命世王佐之奇若在唐虞臯夔可希使遇湯武伊周庶幾其治巴蜀因蜀制宜較其蘊蓄十未一施用於神州豈止如斯蜀政寬弛萎弱不持公檢以法上尊下卑蜀兵脆怯折北不支公御以嚴侮敵畏威蜀尚

文雅華實多違公取有用不主夸毗蜀喜侈靡民無宿  
貲公率以躬明示軌儀蜀風和易各私所私公莅以公  
秋毫莫欺有功必賞雖仇弗遺有罪必罰雖親不疑法  
不盡用惟仁是依伏罪輸誠貸則有辭蜀在三國地小  
兵羸如其不武坐底陵夷公用其衆振起衰微以攻為  
守屢耀其師南中六郡懾悍莫羈公服其心聽我撫綏  
三郡來降進取遲遲量力而動不開禍機謀人之國托  
受孤兒寧容僥倖或致顛危公之相蜀勲癯道肥馳驅

至死昭烈之知公若在魏未必逢時雖或見用焉盡猷  
為不幸之中有幸於茲天不助漢置公一維匪公之卹  
惟世之咨公歿千載蜀有餘思豈惟蜀人古今共推名  
參管蕭公論莫移德聲袞袞江漢同馳求仁得仁抑又  
何悲

祭湯侍郎文

惟公以經術辭章之傑早挹巍科安恬靖退之風沈抑  
下位晚受知於聖主亟擢副於臺端論議持平公患有

守雖留中之不久顧屬望以彌高蜀道七年使華三易  
獨司大計盡護諸軍得將帥之歡心宣朝廷之德意蠲  
重賦者數百萬計被陰功者五十餘州睿澤既敷民生  
寢裕召還九列入覲清光嘉猷悉簡於淵衷惠利益深  
於遠俗遂登武部旋貳民曹公爾忘私人固憂於盡瘁  
哀哉不淑天胡嗇於愍遺用未究於長材壽不充於厚  
德中外憂時之士孰不傷心西南聞訃之人舉皆隕涕  
某頃由賤事獲借餘光言必同心雅盡斷金之利器非

萬乘猥叨蟠木之容未報殊知忽悲陳迹恨拘牽於薄  
宦阻匍匐於高門遠奠一觴寓詞萬里庶幾英爽鑒此  
衷誠

永嘉到任謁諸廟文

吏以命縉假守是邦神以典祀森衛此境惟神與吏皆  
食於民厥職交修是為無愧某謹以視事之始祗被進  
見所冀雨暘時若時和歲豐匪吏所能繫神陰相

軍城修造祭祀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尋斧斤廣行翦伐惟神典  
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毋生災癘毒蛇猛虎悉令  
蟠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

軍城修造祭諸廟文

軍庭縣宇使館城闐或闕或隳悉將營繕工程既廣動  
鑿滋多禁忌之方不無干犯惟神鎮守此土勿震勿驚  
相是役人無絕筋無傷骨無阻風雨無生災癘落成之  
後當集縑黃各修其事以答神貺

軍治畢工謝諸廟文

頃為軍民載營廬舍工徒既集風雨是憂顧人力以無  
施叩神祠而有禱果蒙陰相借以晴和凡綿歷於五旬  
曾靡妨於一日役者無滯留之歎居人免暴露之災顯  
應若斯威靈愈著用陳薄薦少謝洪私

代處州路祭徽宗梓宮文

功就因山禮成啓殯極駿奔於同軌悉孺慕於遺弓汾  
水神遊不返唐堯之駕稽山土卜永安夏禹之藏懷舊

德以淪心感餘民而灑血龍輶所屆想笳鼓以如聞僊  
馭已賒痛衣冠之永閔臣遠分符竹阻造園陵式修饋  
奠之誠恭致攀號之戀

代孫尚書祭席叅政母太夫人文

惟夫人容德之美族姓之華早以嘉耦來嬪大家輔佐  
君子蔚為名卿和鳴之慶垂於後昆篤生賢子致位丞  
輔入相出將允文允武經如方進為世儒宗夫人之訓  
翟母同風治如不疑嚴而不殘夫人之訓雋母比寬莫



榮於妻莫尊於母再世顯光孰與為偶養極萬鍾享茲  
永年孰如夫人五福純全始終哀榮舉無與比嗚呼清  
芬永光女史丹旒之東執紼靡遑遠寓一奠我心悲傷

雜文

弔成安君文

司馬遷班固皆稱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遂  
死於泚上嘉餘爭於強秦之末列於羣雄之間而服儒  
守道以至於敗為文以傷之曰事成敗之不足以論人

兮要夷考其平生君雖身滅而國亡兮不害為曠世之  
豪英方六國之為秦兮狙詐習而成風申商為賢兮孫  
吳為宗焚書阬士兮豪俠斬刈而無所容君儒服而皇  
皇兮娛雲霧而龍蟄以匹夫而竄伏兮秦皇帝至為之  
側席逮陳吳之蠡起兮劉項立而虎爭戰勝為雄兮弱  
者為烹節制不用兮謀詐肆行君獨偃然於其間兮指  
仁義以為兵志大者固難就兮所立已可尚存趙支卬  
兮走張耳而距項為弱歇之伊周兮處一隅而倔彊異

夫世俗之腐儒兮止空言而無狀廣武稱其百勝兮知  
平日之非否臧諒守道之太篤兮遂一敗而至於亡豈  
千慮之一失兮亦聖賢之所常在羸劉之中間兮紛人  
傑之不可數鹿終死於龍顏兮餘相繼而誅擄三田更  
王而更敗兮籍軀裂而為五信豹屢降亦不免兮韓彭  
詐於兒女彼豈仁義之致然兮亦終膏於砧斧蓋天方  
舉六合而授漢兮雖蚩尤其何補要同歸於一死兮惟  
夫子為得其所處昔宋襄竊名於二毛兮吾尼父猶歎

咨況夫子之凜凜兮宜千古而餘悲

留窮文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歛然俱至衣裳藍縷容色枯悴聳肩拳脊反耳昂鼻行步偃僂僅有聲氣咿嚶而言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與子遊今三十年子在孩提我矜我憐及子稍長戲遊蹢躅子能讀書佐子精研艱難辛苦不爾棄捐望爾有成報我周旋事乃大謬百無一然子年日長子窮日熾

流離困頓無復生意半生應舉無所識拔易耨深耕種  
而不刈偶得一官日望其祿不才無庸所向墻谷纓冠  
束髮號稱曰儒不獲其利苟得有餘人皆為之爾獨不  
屑朝不及夕期彼歲月爾子爾妻仰爾以豐吟饑呻寒  
我耳為聾人皆愉愉爾獨悶悶使我見子無疾而病凡  
子之窮不可殫論有目未覩有耳未聞釀酒成醢炊飯  
成糜投鼠中器誤刀斷機賣漿遇寒曝麥逢雨渡水覆  
舟執爨焚宇不惟自窮而更及旁逢子者困見子者歿

洞庭之波淼瀰無垠子渴欲飲九淵生塵太倉之粟川  
停岳峙子饑取食百萬掃地我以窮故依人而行子窮  
若此我何賴焉逝將去汝豈無他人結侶貪飢締交錢  
神肉食錦衣以終餘齡安能百年與子長勤念子久遊  
不忍無言一告而別子其勉旃王子於是駭然莫測默  
然內愧徐抽其端綬頰以對吾讀韓子久聞爾名謂子  
有知庶幾神靈子則不然憎貧棄舊我不爾驅爾顧我  
咎凡人之生各有定分貴賤窮達造物所命天生我窮

令與子儔命實為之汝安歸尤物極必反否泰相繆吾窮久矣庶幾有瘳子姑少安豈無報酬何遽戚戚於我而不留也富者則慕貧者則去被此名也人誰汝顧子其改圖毋苦倉遽窮鬼聞此顧嗟流涕且悲且慚釋憾相謂人皆送我爾獨不棄命也奈何況此厚意永為金石有死無替

福唐解試告諭舉子文

福唐今年秋賦投家狀於有司者萬有七千人鄉舉之

衆天下莫比亦閩中昔日之所未有也可謂盛哉前榜  
自大魁而下聯科甲者五人與臚唱者六七十人國家  
於此邦人士誠無負矣本州仰體朝廷之意以科舉為  
重事開斥貢院編排坐次增添內外執事之人種種如  
法州郡於此邦舉子亦不苟矣諸君盍澡身礪行思稱  
賓興父兄戒其子弟長老訓其後生朋友之間更相勸  
約咸趨禮義盡革囂浮毋怙衆以作非毋自輕而取侮  
絕博塞之戲息錐刀之爭出於里巷之間必有矜持之



色衆庶歸重儒服自尊凡所觀瞻孰不起敬士風如此  
顧不美歟或有不靖之徒多士宜共疾之歲律三更科  
詔一下賢材待時藏器指日奮身豈容猖狂以致顛沛  
且大開選舉精考藝能乃功名富貴所由之途非兇暴  
豪強興爭之地正使捷如慶忌勇若孟賁何取於翰墨  
之場乎一犯嚴科即罹公法與夫鹿鳴開宴黃堂享勸  
駕之儀豹變還鄉綠袂耀觀光之寵者榮華僂辱烏可  
同日道哉又闊步既騰亨衢甚坦稽古所獲奚止於斯

夫以萬七千人羣萃於此其間瑣碎寧無短長在於寬  
和無事閤畧三日借路豈責其全一念忘身雖悔無及  
將來引試切忌撓先題目出於有司必待舉人盡入何  
須競進以冒隘途雖少遷延未淹晷刻遠於蹂踐方免  
憂危宅心既寧下筆熟潔至如案設既定尺寸有分移  
徙亂行擾動實衆我欲自使人將謂何嗚呼在醜不爭  
先聖之格言畏威如疾前賢之明戒凡我應書之衆勿  
屑細故以遠大期鴻鵠秋天一飛萬里安可量也惟諸

君勉之故茲告諭各請知悉

